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四年

〔第二次出版〕

信 經 引 義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

NIHIL OBSTAT

P. H. Kappenberg SVD

Libr. Censor.

IMPRIMI POTES

P. Th. Schu SVD.

Sup. Reg.

IMPRIMATUR

Yenchowfu, die 27. Januarii 1934.

† A. Henninghaus SVD.

Vic. Apost. de Yenchowfu.

●序

原來信經是我們聖教會內，很尊貴很緊要的一端經，因為經內端端俱都包含着我們聖教會的根本道理，即天主實有，天主聖子聖神三位一體，天主聖子降生贖世，死而復活，聖教會內有赦罪之權，人當死，死後有審判，肉身皆當復活等等要理，但恐這端尊貴要緊的經言，平常教友，獨知口誦不知心微，更不明內中要理的意義，這樣雖然你日誦千遍，究無益處，而且恐怕還叫你生厭，某因有鑒於是，所以忙中偷閒，將瑞士國衛方濟司鐸所講的信經一冊，譯成華語，取名信經引義，做效田父獻曝的故事，奉送給你，望你不因言語的淺陋，辭句的俚俗，置諸旁邊，但要取意略辭，虛心求道，

你就能在裏頭尋得着驚心的道理，默想的題目，講道的材料，所以盼望念這本小書的人，都能得着相當的益處，藉以榮主裨己而亦益他人。

譯者識

●目錄

第一端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得肋化成天地	
第一節	我信全能者天主	一
第二節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得肋	九
第三節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得肋化成天地	一一
第二端	我信其惟一費畧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一七
第一節	耶穌的聖名奧妙無窮	一八
第二節	耶穌又名基利斯督	二三
第三節	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二八
第三端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三二
第一節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	三三
第二節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三八
第四端	我信其受難於般雀比拉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	

禱……………四五

第一節 耶穌一生無一時無苦……………四八

第二節 耶穌爲何甘心受苦……………五八

第五端 我信其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六三

第一節 我信其降地獄……………六四

第二節 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六七

第六端 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罷得肋之右……………七六

第一節 我信其升天……………七七

第二節 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罷得肋之右……………八五

第七端 我信其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八九

第一節 公審判前所有的光景即號……………九〇

第二節 十字聖架現於天空……………九二

第八端 我信斯彼利多三多……………一〇四

第一節	聖經稱聖神爲天主	一〇六
第二節	天主第三位稱爲聖神	一〇九
第九端	我信有聖而公厄格肋西亞諸聖相通功	一一九
第一節	聖教標記畧述一二	一二〇
第二節	聖教諸聖能相通功	一二二
第十端	我信之罪赦	一三七
第一節	誰能赦人的罪呢	一三九
第二節	在什麼聖事內赦人的罪呢	一四四
第三節	什麼時候赦人的罪呢	一四九
第十一端	我信肉身之復活	一五一
第一節	我們人人都得死亡	一五三
第二節	一死之後卽有審判	一五六
第三節	人到末日都當復活	一六〇

第十二端 我信常生……………一六四

第一節 地獄永苦叫人寒心……………一六五

第二節 天堂常生福樂無窮……………一七〇

●信經引義

宗徒信經是聖教初興的時候，衆教友所遺留下的一個紀念，不光聖教會中的博學名士，考究信經的由來，說是宗徒們作的，就是誓屢教中的那些真正學子，考求這端經的來歷，也說是宗徒們作的，所以名人代而都良說：『我們只該堅信聖教會的道理就是了，因為聖教會的道理都是從宗徒們傳授下來的，宗徒們是從耶穌得的，耶穌是從他聖父得的。』

●第一端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

▲第一節 我信全能者 「天主」

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反對天主的黨派，在法京巴黎招集會議，他們這次開會的目的，是要把「天主」這個名號，從

萬國的言語中，銷滅除去，因為天主這個名號，是妄誕迷信的說法。毫無取意。所以凡詩賦家，著述家，以及一總的廣告單帖，概不許用『天主』，『天主的權能』，『天主的照顧』，『等等的字樣。他們如此辦法的目的，無非是為反對天主的實有。

你看看不願意信服天主的人，竟然錯謬到這等地步，真是可憐可痛！莫非世上真有實在想着沒有天主的人麼？我說萬不能有，因為人只要睜開自己的眼，觀察觀察萬物，心中必然覺着，有一個不可敵禦的權力，逼迫着他，叫他說：『真該有一個天主！』到黑夜的時候，你抬起頭來，看看天象，你看有多少星宿，燦燦爛爛，密布天空，請問誰在這無涯無際的天空裡，布置了這無數的光明星辰呢？誰給他們預定了軌道呢？誰使他們常旋不息，循軌蹈轍，不能彼

此相撞呢？誰叫一輪紅日，天天早晨出來，用他溫暖的光明，光照我們，使我們欣躍呢？誰叫太陽光走怎麼快，只用八秒的工夫，就能來到我們的這地球上呢？誰叫月亮受太陽的光以後，再反照到地球上來呢？誰叫月亮佔了這樣的一個地位呢？誰叫他有圓滿晦朔，上弦下弦，成了使我們能知道初一十五的一個大鐘表呢？

設汝略察天地間，則必驚奇若醉酣，
稍加俯思其妙化，爾則信主心甚堅。

你再低下頭，俯察俯察我們所住的這個渾圓大地，你看坡野裏，有多少美麗的奇草妙花，顏色鮮艷，氣味芬芳，叫人一見一聞，便覺心曠神怡！田地裏的肥苗盛禾，開花結實，穗滿粒豐，人一看見，就要敲腹興歌！

你再看看這個地球，就是我們廣華的一座花園，這裏有羣山秀峯，高出雲霄，作花園的亭塔。那裏有膏田原野，一望無邊，作園內的花畦。又有汪洋深海，長江大河，作園內的池沼。再一說，在我們地球上又藏蓄着，許多貴重的珍珠寶玉，金銀銅鐵，四外圍着，爲萬物生活最要緊的空氣，你說誰要這些空氣，常常圍着地球不消散呢？再一說，我們人在這個地球上，爲萬物之王，握有管領他們的主權，你看人身體的形狀，就知道人比別的受造物尊貴，你看別的牲畜動物頭向下垂，眼往地看，到底我們人，頭惟向上，目獨望天。且是惟獨人在動作以前，能斟酌思量。惟獨人能返思反省已往的事蹟。惟獨人能預料未來的事情，不是如同畜類動物一樣。他們都是受本性感覺的轄制，不能自由。人在萬物當中，就如同房屋的頂脊。

受萬物的供養，如同房頂受棟樑的支撐一樣，所以萬物乃是爲人造的，人乃是萬物的終向。

你看看，天地間這一切的美妙，以及各樣的秩序次第等等，能是偶然而成的麼？你想這個高天，及那些無數星辰光明的日月，你想想這個厚地及那些無邊的海洋，高深的山林，並我們這些管領萬物的靈明之人，還能沒有一個造化之主麼？

萬民的歷史，各種的學問，人類的良心，都可證明，真有一個天主。西班牙國有一個哲學家，名叫亞各伯巴爾埋斯，他說：『以上說的這樣的證據，我都不用，我要從我布袋中，取出一個證據來，證天主的實有，就是我把鐘表拿出來，察看察看內裏那些輪軸的措置，及轉動的恆宜，沒有人能叫我信這個鐘表是自成的，或是偶然成的，

這個蒼蒼的高天，茫茫的大地，林林的萬物，攘攘的生靈，定然比一個鐘表更奇更妙，這是定然不能疑惑的，一個小小的鐘表不能自有，還得有個造作他的，這個千奇萬妙無邊無崖的天地萬物，不更該有個造化他的麼？」斐內隆主教有一次，在堂裏講天主實有的道理，向教友們說：「噫！你們這些好懷疑的人！你們看看這座大堂，不錯不過是個磚石的堆壘，到底若我說這座壯麗的堂，是偶然自成的，或是說有一次偶然磚石相聚，就聚成了堂中的圈牆頂蓋，及祭台等等。你們准要說：我說的荒唐，說的妄誕。你們看看這個天地的大堂高殿，並其間的秩序，及一切的美妙，一個有靈性的人，怎麼還能想，沒有一個造化掌管保存他的主宰呢？設若真有人這麼想，這麼說，是多大的錯謬，何等的妄說呢？」聖保祿宗徒給羅瑪人寫

的信上有一句話說：「光是糊塗人在心裏能說，沒有天主，不是糊塗人不說這話，因為天主永遠的權能，及他的天主性，在萬物上已經明顯出來了！」從前有一個人，名叫加理巴而低，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糊塗人，是個激烈相反聖教會及教化皇的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八月十二，他給一個朋友寫了一封辱罵天主的信，信上有一句話說：『是人造了天主，不是天主造了人。』按他的這個說法，我們也能說，是鐘表造了匠人，不是匠人造了鐘表，是房屋造了泥水匠，不是泥水匠造了房屋，書本排印了印書的，不是印書的排印了書本，誰聽見這樣的話，不說是愚言糊說呢？從前法王拿破倫，不信有天主，日後充軍在赫肋納海島上，可就翻然改變了。有一次，向他那些無神派的醫生們說：「你們還能不信天主麼？上天下地

，一切所有，都能證明有一個天主，而且凡是聰明學問人，都已經堅信有一個天主。」

我說不光大聰明大學問的人信有天主，就是各國民，也都信有一個天主，所以各國都以國內華麗的大堂，爲本國的名勝，以公行敬主的敬禮，爲本國的慶典，沒有不信有一個死後賞善罰惡之主的，就是連如今探險家所找出來的，那些沒受教化的百姓，也都信有一個天主，示以莫大的敬畏，加以無上的崇拜。我們的理性，催促我們，叫我們承認一個至高之神，還有什麼證據比這個證據更顯明的呢？並且我們也知道，該有一個天主，因爲不光本性的道理作証，而且還有默啟的道理教訓我們。所以我們該當深信不可疑惑，也要全信古經頭一章上的那句話；就是「起初天主造了天地。」

▲第二節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得肋」

罷得肋是一句拉丁話，按中國話就是父親的意思，爲此本來該念「我信全能的天主聖父。云云」我們稱天主爲父，並非無理妄想，原是分所應當的，因爲天主造生了我們，爲我們造了一切的萬物，還用慈父的心腸，恩愛，照管我們。又因爲天主看耶穌的功勞，把我們提拔到極高的地位上，收我們爲他的義子，用聖寵裝飾我們的靈魂。聖若望說：「你們看看，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愛情，稱我們爲他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若望一書三章一節）我們稱天主爲父，格外還有別的緣故，就是因爲天主一體包含有三位，第一位就是聖父。耶穌臨升天的時候，向宗徒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教訓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的名字，給他們付洗。」（瑪竇經二十八章十九節）聖若望宗徒又

說：『在天作証的有三位，就是聖父聖子聖神。』（一書五章七節）聖亞大納削在他的信經上說：『聖教會的信德，就是叫我們在三位內，恭敬一個天主，恭敬這三位在一個天主性內。但這三位，彼此不混亂，可是也不能分開，聖父是天主，聖子是天主，聖神也是天主。到底共是一個天主，不是三個天主。』詩人赫肋作了一首詩，讚美天主三位一體說：

聖聖聖主聖天主，聖主天上宰軍旅。
聖父聖人共聖神，三位一體居一府。

論起三位一體的深奧道理來，不是我們小小有限的明悟，所能晤會明白的，因為有限的器皿，盛不了無限的物體。到底我們還是該堅信不疑，因為是天主親自默啟我們的，所以我們要全信無疑，因為

這端道理是聖教會根本的道理，誰抗逆排斥這端道理，就算抗逆排斥全聖教會。因為聖教會的根基，就在聖子降生救贖，聖神施捨救贖之功的道理上。

第三節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

當初瑪加伯弟兄七人，致命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向最小的說：你看看天地，及一切所有的萬物，你該信認都是天主從虛無中，肇造成的。他別的六個兒子，已經都得了致命的花冠，他如今向小兒說這話的意思，是為壯他的胆氣，能勇敢忍受惡王的苛刑，提醒他依靠造化天地的天主。

你若問天主為什麼造了天地萬物呢？我答應說：天主造了萬物，一是為自己的光榮，二是為我們的好處，天主本來有萬萬美善，無窮

的富貴，無限的福樂，用不着受造之物。到底天主既是造了萬物，萬物就當恭敬光榮他，故此若是人不恭敬光榮天主，不把自己全全交付於天主，在天主以外，還是能得着真福，天主就不是至美善的，也不是萬物的始終了，到底這是不能的事情。我們這世界就如同一部讚美天主的書一樣，請看這部書上，沒有別的，淨是明朗大字，寫的些稱頌天主的話。比如，天主有多大的能力，天主有多高的明智，天主多麼仁慈，天主多麼美善，等等言語。聖師多瑪斯說：「萬物如同一張琴一樣，這張琴的韻調，極清雅，極調和，而且又能彈出各樣的韻調歌曲來，更可奇妙的，是也能奏出，天主美善仁慈的音樂來。」我們人自然的更當比別的受造之物，和着琴的韻調，歌頌天主，更當欽崇朝拜，祈求感謝，造生我們的天主，更當遵

守他的規誡，更當爲他的光榮，不辭勞苦，不畏艱難。『愈顯主榮』這一句，每一個教友都該拿着，當作自己思言行爲的格言纔是。我說的，人比別的受造之物，更當光榮事奉天主，是因為天主爲人的好處，造了萬物，造了水火，五穀，百菓，草木，花卉，家畜，牲和，都是爲供養我們，就是連那些極微小，看着好似無大益處的小昆虫，比如小蜂，小蠶，也都爲我們有極大的好處。你看天主有多麼仁慈呢？人若忘了天主，是多麼不知恩呢？

天地空氣偕海洋，爾等頌主以榮光。爾等既爲彼所造，威宜祝頌於無疆。天主上智妙工程，足徵愛人浩蕩情。吁爾人乎讚恩主，感謝稱揚於無窮。

從前有一個反對天主出名的詩人，名叫恩里各黑內。一千八百四十

九年間，得了重病，臥於法京巴黎城裏，一間窄小的屋裏。有一天一個朋友去看望他。見他臥在床上，面黃飢瘦，奄奄一息，已經沒有活人的氣像了。恩里各見朋友來看望自己，就強轉身子，向朋友說：「我如今要給你說的事情，你信麼？我如今承認，真有一個造化天地萬物的天主，一總的名人哲士，也莫不承認有一個天主，而且是各國的人民，已經都信服了這個天主，我若沒有懷着這個信德，我早已死去了！」這個人見死臨身，不可救藥的時候，才說了這一套的好話，及趕病愈體健以後，先前說的那一套好話，全全雲消霧散了，言語行事，無異從前，這樣的事，不斷常有。人若落到艱難困苦中，或是遭遇着什麼禍患，心裡想口裡說，該有一個天主，真該有一個造物者，所以屢次發信德，不斷的念經。及趕難處一過，病

苦一好，信德也滅了，經言也不念了，也不信一個天主了。這樣信天主，能算是真信天主麼？

從前有一位傳教的神父，給一夥子黑人，講天主實有的道理說：有一個永遠的天主；這個天主，無所不在，無論什麼事情，都脫不了他的眼目。這些黑人，不但頑梗不信，反倒掉過身去，輕慢的樣子說：我們想着，不當有這樣的一個天主。這些野人，强悍頑固，不信真道，却是心外如一，不信就說不信。有一些人，聽見真道，却是口中不說不信，到底心裡，藏着虛詐。那些罪人惡人，受私欲偏情的驅使，他們說沒有天主，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有一個天主。法國名人巴斯加說：「你若今天脫去你的私欲偏情，明天你就成一個有信德的人。」

世上有一等死於偏情的人，他們用盡各樣的方法，叫無信德的人，常堅隨他們的錯謬，叫有信德的人，把他們的信德從心裡拔出去，這樣的事情，真是多的無算。我光說一個比方，你就能看出來，那些人是如何凶惡。在艾爾伯斐城出的一本書，名叫『信德及智識』。在這書第二十五面上說：『沒有天主，因為那些正人君子，格致物理之研究家；比方開布來爾(Kepler)可拜尼古(Copernicus)塞棋(Secchi)都是不信天主的人。』這些話全是虛妄不實的。開布來爾雖是個誓反教人，到底深信有天主。可拜尼古是天主教佛老奄布城的大司鐸。塞棋是個極熱心的耶穌會士；你看聖教會的仇人，就用這等的器械相反聖教會，竟敢說這等的明瞎話欺哄人，奪人的信德。好教友！我給你說句知心話！你可別看相反聖教會，及無神派的人所出的書

籍，在你的行為上要顯出來，有一個天主存在，要顯出來，你盼望有一個天主，這樣論天主的實有，你就起不了疑惑。

爾若無天主，爾心則模糊，爾若在主內，爾則大且富，
爾若在主外，爾則有萬苦。舒拜德(Schubert)

●第二段 「我信其惟一費略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聖奧斯定寫了一本書，名叫自訟，在這本書上，聖人承認自己犯了許多罪過，也述說他雖犯了罪過，到底在沒有耶穌聖名的書上，總嘗不出甘飴的趣味來。你看聖奧斯定的母親，把耶穌的聖名，在聖人心裏刻的有多麼深。如今還有如同聖奧斯定這樣的人麼？一心找帶耶穌聖名的書的人，有幾個呢？喜歡念有耶穌聖名的書的人，有

多少呢？教友！我給你說：『除了耶穌聖名以外，在天下沒有一個名字，能使我們得救。』（宗徒行實四章十二節）所以我們在信經第二端上念：『我信其惟一費略，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第一節 耶穌聖名奧義無窮

耶穌聖名的意思，解說救世者。耶穌爲什麼但取了這個名字呢？嗜！你若問這個名字的緣由，可不是一句兩句就能說得來的，你若願意知道，耶穌所以取這個名字的緣由，你就好好的聽着罷！起初天主造了人，超性本性的恩，全備無缺，天主賞給了他一個，清亮的明悟，自主的願欲。而且還賞給了他，常生不死的宏恩，靈魂上有寵愛的裝飾，具高超的見識，有極大的智能，沒有私欲的纏繞，偏情的拉扯，常住在萬福齊備，諸苦皆無的地堂裏。這個地堂是天主

特意給他們預備的。在裏頭不用勞力，不用出汗，沒有死亡的憂慮，沒有疾病的難爲，不飢不渴，不熱不冷，總而言之，心滿意隨，毫無苦楚，福樂齊全。天主造的頭兩個人就是這麼享福，他們兩個在地堂裏，沒有肉情妄動，沒有事務累心，真如同地堂中的兩棵玉蓀花一樣，萼開瓣笑，心蕊向主。他們享這樣的福樂，還不算，天主還叫他們日後，帶着肉身一齊升天堂，面見天主，享無窮的榮福。到底這一個福樂，天主願意他們，用自己聽命的功勞掙，所以就給他們出了一條命令，就是地堂中，一總樹上的菓子，都許他們吃，但不許吃地堂當中，那棵樹上的菓子。你看這一條命令，多麼容易守！到底他們沒有守住。厄娃受了長虫的欺騙，吃了天主所禁止的菓子，不但他自己吃了，也摘下來給他丈夫吃了，這樣他兩個，

一同犯了背天主誠命的大罪。爲什麼他們的罪這樣重大呢？因爲天主早給他們說明白了：『你多咱吃那樹上的果子，就該死。』你看這個明知故犯的罪，還能是個小罪麼？

他一犯了罪，罪罰也隨就來到他們身上。亞當厄娃被逐出地堂，永不許再入，肉身失了華美的衣裳，靈魂丟了聖寵的潔服，明悟昏昧，不如先前清亮，智識薄小，不如先前明達，愛欲疾弱，傾向邪惡。一輩子當出汗勞力，受苦遭難，到末了還得身死尸朽，這還不完，死後還得下永遠極苦的地獄。幸虧了天主的仁慈，施法拯救，纔得脫免。你看天主懲罰罪惡，就是這麼利害！到底這不過是亞當厄娃自己該受的罰，其餘別的萬物，因着他們的罪惡，也都受了重罰，都受了天主的咒罵。那些猛烈的走獸，在亞當犯罪以前，性情馴順

，聽人呼喚，一見了人搖頭擺尾，顯示親愛喜歡！原祖犯罪以後，他們不但不聽人呼喚了，而且性情兇猛，毫不馴服了。更利害的，是反倒與人作對，傷害人類。不但走獸是這樣，連各樣的物件，也都變成了害人的東西，雖說不能害人至死，到底總都是敗壞人的事情。

設若亞當厄娃的罰，但他們自己承當，不累及別的受造之物，已經就算不輕了！到底不光無靈的萬物，受他們的連累，並且凡是亞當的後代子孫，也都得受他們的罪罰。我們既是亞當的子孫，所以也得賄受他們的罪和罪罰。從此看來，我們本來是極可憐的！且是一無所有。所有的，不過就是罪惡，偏情，糊塗，闇昧，困苦災殃，以及各樣的疾病艱難，末了有個死亡，死後還有個地獄！到底幸而天

主大發慈悲，原祖犯罪以後，立時給他們許下一個救世者，將來要救贖他們，所以對長虫說：『將有一位婦女，與你作對，你的後代，與他的後代，也彼此作對，你想謀害他的脚跟，你的頭反被他踏碎。』天主所說的這個婦女，就是聖母瑪利亞，他要踏碎毒蛇魔鬼的頭，他爲我們生了救世者，消滅了魔鬼的權力，這個救世者就是耶穌。他頭一千九百多年，降生在右代亞國，傳教立表，講道化人，因着他的苦難，及他的聖死，補償了天主的公義，除免了世人的罪惡，爲我們開了天堂的門路。爲此我們稱他爲救世者，這個名稱，不是有其實的麼？爲此我全信耶穌，耶穌這個名字，自古以來，就是至聖至尊的，所以我們多咱呼號這個聖名，就該恭恭敬敬的點頭！

耶穌聖名不但是至聖至尊的，而且是至甘飴，至威嚴的。我們若熱心呼耶穌聖名，地獄驚恐害怕，惡魔喪胆避逃，巴不得我們到臨終的時候，能得呼號着這個聖名而死！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上，波斯國回王，遊歷歐洲，觀看各國，八月十五日，在比國眼見遊行的典禮，心裡大爲感動，以後他把這個事情，親自寫在書上，說：『沒有什麼？比這一次聽唱禱文的韻調，衆教友的熱心，聖教會敬禮的恭肅，及那些用金絲所繡的，耶穌瑪利亞聖名的旗幟，更感動他心的，更叫他喜歡的！』從這個故事看來，行恭敬耶穌及聖母的敬禮，爲外教人，比爲那些有名無實的教友，更有趣味。

▲第二節 耶穌又名「基利斯督」

基利斯督是一句希辣國語，按華語的意思，就是傳過油的。照古教

的規矩，凡當先知，當大司祭，當國王的，都得先在頭上傳油，一傳了油，就算是獻給天主的人了。吾主耶穌也叫基利斯督，不光是個虛名，不光有個虛位，到底真是先知！真是大司祭！真是國王！三樣地位耶穌一身全有，所以稱耶穌是基利斯督，傳油的，正是稱的恰對適當。

第一耶穌是先知。因為耶穌不光把右代亞人心理，隱密的意念，及將來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且是在吾主耶穌身上，也應驗了。古教衆先知的預言，把天上的真道，及一切的奧理，教授給了我們。第二耶穌是大司祭。因為他在加爾瓦畧山上，把自己的身體作了祭品，獻給天主，如今又天天借神父們的手，在無數的祭台上，重祭獻自己。

第三耶穌是國王。一，耶穌是衆天神之王，時時刻刻，受天神的讚美稱揚。一總的天神，在他寶座前，恭敬侍立，甘心候他的命令。二，耶穌是惡神之王，地獄的惡神，一聽見他的聖名，就都嚇的戰戰兢兢。三，耶穌又是世上萬王之王，因為他們的王冠權杖，都是從他手裡得的。四，耶穌也是天下萬民的國王，因為他將來要審判一總的人。五，耶穌是天地萬物之王，就是連那最微小，潛伏在土中的蜚蟲，也都聽他的命令。從此看來，惟獨耶穌自己能說：『上天下地的權柄，都交給我了一』（馬竇經二十章十八節）我們看了以上的道理，該做什麼呢？一，耶穌既是先知，我們就不該想，不該說，不該做，他不喜歡看的事情。也不該妄信別的左道邪說，光該信他所講的道理，所說的事情。二，耶穌既是大司祭，我們就該

當常熱心，常喜歡望彌撒。三，耶穌既是國王，我們就該當甘心欣勤，聽他的命令，隨他的安排，謹遵他的規誡。

你看耶穌基利斯督這個聖名，既然包含這麼好，這麼奧妙的意思，既然是至聖至尊的，爲此在拜會離別你奉教的親朋的時候，或在路上逢遇着你奉教的親朋的時候，沒有比「讚美耶穌基利斯督」當作問候語更好的！從前有一個人，名肋諾走路的時候，遇見一個農家的婦人，這個婦人就問候他說：「讚美至尊耶穌基利斯督！」他就答應說：「永遠讚美！」當時他心裡，很覺感動，所以後來作了一首詩說：

路逢一村婦，欣聲祝吾福，祝辭非俗語，卽是讚耶穌。

我則還祝曰，永讚基斯督，在世黑暗路，此爲最佳祝。

在這苦世黑暗的道路上，讚美耶穌永遠讚美，這一句話，真是最好

的一句問候語！最好的一句祝福語！可惜肋諾沒有把這句話，銘刻在心中。設若他把這句話，銘刻在心中，也不至於，他日後入了迷路。讚美耶這句話！在這苦世艱險黑暗的道路上，真是不可離的一句話。因為惟獨在耶穌內，有真光明，真安慰，真勇敢，真救援，真福氣。在耶穌以外，淨是黑暗！危險！苦難！憂愁！疑懼！不安！爲此出名的誓反教人，葛勞布史叨苛，一千七百六十七年間，往瑞士國去，遊山觀景，一個瑞士公教人問候他說：讚美耶穌！他一聽見這話，心情大動，覺着這個問候語，真是有滋有味，真是適宜恰當，所以後來題了一首詩說：

瑞人所用問候辭，爲各人士俱甚宜。
其人亟欲此一語，通行朝野全庶黎。

如今的世道，出多少邪說乖理，想着排除耶穌基利斯督，是真天主的道理，想着滅沒耶穌這個至聖至尊，至甘飴至威能的名字。邪說出的越多，我們奉教人，越該多用讚耶穌這句話，當作問候語。到底該如何用法呢？就是該明認自己的信德，你看這話既是在這黑暗世界上，最有益的一句問候語，我們為什麼不用呢？

▲第三節 『我信其惟一費畧，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要知道這一節的意思，先該知道費畧二字的意思。費畧二字，是一句拉丁話，按咱中國話，就是兒子的意思，所以第二端信經，本該念：『我信其惟一聖子，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耶穌是真天主聖子的這端道理，本來在他的聖名內含着。到底信經第二端，還是命我們從口中，明明的說出來，就是說：『我信其惟一

費略，耶穌真是天主的獨一聖子，同天主聖父，有一個性體，如同神父在彌撒中，念的信經上說的一樣，耶穌是『天主，出於真天主！』同天主聖父，是一樣永遠，一樣無始，一樣無終，一樣全能，一樣全知，這個道理，也是天主聖父聖證明的。當初吾主耶穌，在若爾當河受洗以後，及在大博爾山上，顯聖容的時候，天主聖父大開天門，高聲說：『這是我可愛的聖子！最悅我心的！你們該聽他！』

（路加經十一節又九）耶穌復活後第八天，宗徒多默，見了耶穌，明明承認耶穌是真天主，說：『吾主吾天主！』（若望經二十章二十八節）聖保祿宗徒，在自己的書信上說：『基利斯督因為是天主，當永受讚美！』吾主耶穌親自也說過，自己是天主，就是大司祭當着衆人問耶穌說：『我因着生活的天主，命你說你是基利斯督天主子否！』（瑪竇經二十六章六十三四節）耶穌

雖然明知道答應，說是，就該受死，到底他不能虛言，所以還是答應說：『是，我是基利斯督活天主子。』設若他不是天主，還說是，這不是糊塗至極了麼？吾主耶穌是真天主，他不是光用言語作證，且顯了無數的聖跡，預言了許多未來的事情，證明自己是天主；比方加納婚筵，變水爲酒。幾個乾糧飽數千人，一言平息颶風洶浪，無論什麼疾病一言即癒，驅逐魔鬼，喚死復生，頭受難以前，預言猶達斯的惡謀，宗徒們的逃散，伯多祿三次背他，又預言他死的狀況，復活升天的光景等等。而且又預言日路撒冷將來如何被人毀滅，聖教會將來如何傳揚天下，如何恆久堅立世上，凡耶穌所預言的這一切事情，一字不錯，絲毫不爽，全全應驗了。爲此聖教會，常常全信耶穌是真天主。惟獨那些創造學說的人，大胆不認這端道理。

，他們竟敢搖動這塊地角石！

世上還有一等人，他們不拘如何，是不信耶穌是真天主的。他們把聖經上，論耶穌的那些證據，論口傳道理的證據，及天主默默保護聖教會不能差錯的證據，置諸旁邊，不下察考，閉上眼目，用上力量，一步超過去，以後大聲疾呼，創造新說，令衆人都崇奉自己，佩服自己的荒唐謬理。有的還竟敢明明的宣告衆人說：「耶穌沒有顯過聖蹟，沒有說過預言。」設若耶穌沒有顯過聖蹟，沒有說過預言，你看如今世界上，沒有不信服耶穌的民族，沒有無教友的地方，這個就是最大的聖蹟。耶穌苟未顯靈蹟，世界人民仍信之，此足證其道理真，何用顯奇作證呢？這是當台在演聖戲的時候所唱的，聖奧斯定早已經說了這話，耶穌真是天主，所以也就是我們，及天上地下

的主子了。因爲他造生了我們，又用他自己的寶血救贖了我們，所以我們就是他的子民了！爲此我們該當常常的愛慕他，信服他，因爲「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若不因着他，沒有一個人能到聖父台前。」（若望經十 四章六節）

信德及愛德，借能朝天飛，二者如雙翼，送你至天國。
吁其何福亨，借翼能騰空，以免世間苦，在地度天生。

●第三端「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二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間，德國皇上偉廉第二，往巴來斯底納京城日路撒冷去，參觀祝聖救世者大堂的盛禮。正看着的時候，明明的大發信德，朗聲說：「耶穌基利斯督，天主之子，惟獨在他內，我們這

常憂不安的心，纔能尋得現世，及永遠的安息平安！」凡奉天主教的，一聽見這句話，都喜形於色，不勝驚呀！到底那些誓反教的人，都垂頭喪氣，甚覺無光。我們多咱聽見這樣明明承認信德的話，心中必定也覺着有一番高興，到底在這邪說謬理紛起的時候，聽見這樣的話，該加倍的喜歡，到底如今這個世境，荒唐不經之說，各處裡妄作，一天比一天利害，究竟可如何是好，可有什麼挽救的方法呢？我們沒有別的方法，只該越發明明的承認我們的信德，信服耶穌基利斯督，真是天主聖子，爲我們的緣故，降生成了人，這就是這一端信經的意思。

▲第一節 「我信其因斯被利多三多降孕」

耶穌降生成了人，是因聖神的功能，取了一個肉身靈魂，這就是說

的天主聖神，給吾主耶穌造了個靈魂肉身，爲此我們說：『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耶穌不光是人，也是真天主，論他的天主性無始，論他的人性有始。雖然耶穌有天主及人兩個性體，到底只是一位，就是天主第二位，因爲耶穌是真天主，也是真人，所以稱他爲『天主人』(Deus-homo)。耶穌爲謙遜的緣故，在世時，屢次稱自己爲『人子。』他用這個稱呼，也是爲提醒我們，記念他無限的愛情。他因愛我們纔來到這個世界上，一輩子如同我們這無知無能的人一樣。

因爲耶穌是真天主，也是真人，所以凡是天主所有的，耶穌也有，凡是人所有的，除了罪惡以外，耶穌也有。耶穌論天主性，是無形無像，肉眼看不見的。論人性是有形有像，眼能看見的。論天主性

是無限無量，無所不在的。論人性，曾在破馬棚內的馬槽裡臥過。論天主性掌管天地，大顯威權。論人性，是個貧苦無能的嬰兒，曾受過襁褓。論天主性有無窮的財貝富貴，光榮福樂。論人性，是忍飢受冷的嬰兒。論天主性，不能受苦，不能死亡。論人性，受了萬苦受了慘死。論天主性，他能說『我同聖父是一個。』論人性，他能說：『聖父比我大。』這就是天主降生爲人的大奧妙。自古至今，自今一直到世界窮盡，沒有一個人，能懂得這些奧妙的道理。這些奧妙，都是天主愛我們的憑証，你看天主愛我們的愛情這麼大，我們不該以愛還愛麼？我們每到念三鐘經的時候，念：『且天主費略，降生爲人，居我人間。』這一句就打仵，或點頭捶胸，這也是應當的，從前有一位德國修女，名依搦斯姑拜爾德，他在一千八百八十

二年上，死在美國巴爾體茂城，他的聲音最好，唱的好似天神一般，普世上都知道他，設若沒有入修女院，當一個世俗人，他所有的名聲光榮，那可就真令人不可限量了，所得的財具富貴，那可就真令人不可計數了。有一次一個人，名瑪可斯拜，往修院裡去拜望他，給他五萬金元，當作禮物，求他往臨近的城裡去，只唱一次，可見這位修女的聲音，是多麼悅耳的了！有一位很出名的音樂家，名盧壁士太因，說自己從來沒有聽過，如同修女唱的那麼悅耳的聲音。這位修女，雖然有很多讚美他的，有很多贈送金銀珍物的，到底他總上不了他們的當，總搖動不了他入會的志向，總沒有起過出會的意思。別人都問他，為什麼有這麼堅固的主意？他光答應他們一句，說：「天主既然爲我們離棄了天堂，爲我們成了卑賤人，爲我

們受了萬苦慘死，所以我也爲他離棄世界，光爲他生活。」
從前在美國有一個學生，名方濟各巴布農，如同這位修女，有一樣剛強的志向。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間，方濟各入了耶穌會初學院，一心想成耶穌會的修士，他叔父死的時候，願欲把共值美金五萬元的家業給他，到底只有一條，就是方濟各該出耶穌會，不陞神父方可。到底方濟各棄捨了這個產業，說：「沒有比耶穌愛我們的愛情更大的，他爲我們的緣故，離了天堂，降生成了人，在世上沒有比同他所揀選的人在一齊，在他的會中事奉他，更是有福的。」爲此方濟各仍舊在初學院裡，德學共進，日後成了一位德學兼優的神父。

▲第二節 『我信其因斯比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生於瑪利亞之童身，這就是說的，天主聖子從至聖童貞瑪利亞取了
 人性，爲此瑪利亞真是救世者的母親，或是說，真是天主之母。聖
 母領報的時候，天神加俾厄爾已經就給聖母說：他要作天主的母親
 ，天神說：『聖神降臨於你，最高天主的能力蔭庇你，爲這個緣故，
 你所生的，是聖的，稱爲天主之子。』（路加經一章三十）聖母立時就信
 了天神的話，遂就答應說：『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爾
 之言。』這一句話，一出聖母的口，聖神就降臨，聖母就懷孕了天主
 聖子。爲此耶穌是聖父的惟一聖子，也是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惟一聖
 子。吾主耶穌並沒有別的弟兄姐妹，雖然聖經上有時候說：耶穌的
 弟兄等等字樣，到底不是說的耶穌的親弟兄，乃是說的親屬的弟兄

，因為聖經上，屢次說親屬鄰舍的人為弟兄；比方亞巴郎向羅德說：「我們兩個不要口角不和，因為我們是弟兄們！」（創世紀十
三章八節）你看羅德是亞巴郎的姪子，亞巴郎倒稱他為弟兄，所以聖經上說：耶穌的弟兄等等字樣，不能因而就可說耶穌真有同胞兄弟。『生於瑪利亞之童身。』這一句話包含的道理，真是深奧難明，在這句話內，不光包含着奧妙道理，而且又顯出來，天主向聖母有至大的仁慈愛情，天主但揀選了他當自己的母親，這是何等的仁慈愛情呢！有人光默想天主向聖母的這個愛情，得了回頭的大恩。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聖誕瞻禮日，在法京巴黎一座大堂裡，夜間行敬禮耶穌聖嬰的大盛典，所以來的教友人山人海，難以計數，在教友中間，也有一個尊貴古教人，名赫爾滿科罕，你想這個古教人，也是來恭敬朝拜

耶穌聖嬰的麼？萬萬不是，別說叫他朝拜耶穌，就是令他聽見耶穌這個名字，就仇恨至極，他拿着信服耶穌，當作至大的愚蒙，到底他是爲做什麼來了呢？是因爲一總的日報上都說：到聖誕瞻禮夜間，在巴黎某大堂裡，唱大禮彌撒，領唱的是一位極出名的音樂家，這個古教人，原來是一個極好音樂的，他見日報上說的這個事情，怕失了聽音樂的機會，所以就雜在教友們當中進了堂，要望這台大禮彌撒。在彌撒中，唱天主矜憐我等，基利斯督矜憐我等，及天主受享榮福於天，這幾端經的時候，他聽着極其平常，沒有什麼出奇處。及趕唱信經到『耶穌降生成人，因聖神生於童貞瑪利亞』一句，他聽着聲音韻調，好似天神唱的一般。又悅耳，又清朗，又雅緻，又怡人，所以他立即雙膝跪下，朗聲承認說：『我信耶穌基利斯

督，是預許的默西亞，生於童貞女瑪利亞的。『這赫爾滿科罕，幾個主日以後，就在這座堂內，領了洗奉了教。

『生於瑪利亞之童身。』從永遠天主就預定了，瑪利亞當自己降生的母親。所以賞賜他一個，特恩異寵，就是不叫他受原罪的沾染，別說受原罪的沾染，就是一轉眼的工夫，受罪惡絲毫的沾染，一轉眼的工夫，在魔鬼權下，也是在救世者的母親身上，不能成的事。聖母一降孕母胎，天主就用各樣的聖寵恩典，充滿聖母的靈魂。所以聖母從始至終，就是至美至聖，至全至善，備有諸德，超過一總的天神聖人，聖母一孕母胎，就是衆天神聖人的皇后。天主既賞聖母不染原罪的恩典，所以凡恭敬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的，必蒙天主特別的恩寵。我們看看在美國賓西爾法尼亞當省，惹斯叨城，聖母始胎

無染原罪堂裡，所有的事，就可以知道了。一個誓反教的報上，記載這回事說：『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惹斯叨城遭了大災，就是這一天下了傾盆的大雨，在城臨近的地方，有一個湖，湖內水面比這城更高，因為湖內水勢洶湧，所以沖開了堤垣，濤天的大浪，直往城中奔流，一個繁華的城市，數分鐘的工夫，成了一片澤國。當大水入城的時候，在聖母無染原罪堂裡，正行着五月的敬禮，衆人一聽見水浪的暴聲，都驚惶失措，出堂逃生，堂中人還沒有盡出的時候，大水就流入堂裡去了。所以衆人都擁擠喊呼，互相蹂躪，當時的狀況，真叫人寒心，不多幾時，城裡一總的人物畜牲等，都漂在水上，垣牆也爲之倒塌，惟獨有一樣物件，沒有受水的害，就是堂中的聖母態像。因為這個時候，正是聖母月。所以聖

母態像，比平日修飾的特別好看，雖然水浪越過聖母態像一丈二尺，到底態像前所供的花草，態像頭上所頂的透花手帕，所戴的花冠絲毫沒有受損害，鮮豔充潔如同從前，態像還是在原地方，一點沒有移動。所以凡見這樁事的，都明証是個聖蹟，連那些極好懷疑的人，也該承認這是個超性的事情。『誓反教的報上，記述這個事情，誓反教人，該受多大的刺激呢？所以有許多見這個事情的誓反教人回了頭。』

原來有許多邪教人，他們也知道，人說天主教人欽崇聖母，是妄說，是慌言，他們也不信這個說法。我們天主教人，光欽崇天主，不欽崇聖母，到底我們恭敬聖母，在一總的神聖以上，因為他是天主的母親，他的聖德功勞，及所得的恩寵，遠超過一總的天神聖人。

又因爲他的聖子耶穌，常允他的祈求，爲這些緣故，我們恭敬光榮聖母，爲此光榮仍是歸於天主，只因爲他是天主的母親，所以我們敬重他愛慕他，這不是最明白最好的緣故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在瑞士國，誓反教報紙上，有一篇叫『意國士林城雜談』。在這雜誌裡，有一篇短論說：『如今這個世界，只認識一個宗教入這個宗教的，都心安意足，因爲這個宗教真堪爲宗教，這個宗教就是羅馬聖而公教，這個宗教內最大的長處，就是他不光恭敬一個在天的聖父，而且也恭敬一個矜恤災難的聖母，一個奉羅馬聖而公教的國家，常恭敬聖母瑪利亞，爲此他們沒有誓反教國家所有的，那輕視婦女的條例。』我們既是奉聖而公教的人，所以我們該恭敬愛慕，天主聖子之母，童貞瑪利亞。他不但是天主的母親，而且也是我們至

仁慈的母親，大能的中人，我們要天天呼號他，生時死候，不斷的祈求他！

吁瑪利亞展爾衣，爲我護翼作我庇！
及有艱難要臨身，爾衣襟下我安息！

●第四端 「我信其受難於般雀比拉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在法京巴黎，開萬國展覽會，當展覽的時期內，每瞻禮六自早晨八句鐘起，至過午五句鐘止，在聖母大堂裡，把耶穌受難的刑具，都擺設出來，叫人恭敬。這些刑具，就是一大分十字架，耶穌所戴的茨冠，及銼手的一個大釘。這些聖物，都是聖

類思國王，從聖地裡送到巴黎去的。聖王又命技工巧匠，蓋了一座小堂，好安放這些聖髑。這座小堂，蓋的十分體面，用了無數的寶石珍珠，修飾的輝煌燦爛，光耀奪目，真是驚人！後來把這些聖物又遷到聖母大堂裡去了，至今還在那裡存着。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間，法京巴黎，某學堂裡，在上班的時候，教習看見一個學生很不留心，見他手中拿着一個小刀，把一張耶穌聖像，裁的粉碎。這位教習，眼見他這個行爲，心裡很生氣很難受，眼中不由的就掉了幾滴淚，到底沒有責罰那個學生。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上，在法國某鎮集上，有一個官長，有一天這個官長，同幾個朋友走路，經過一個高等學校，他抬頭看見學屋裡牆上，有掛的苦像，他就一脚闖進去，把苦像拿下來，就扔到茅廁裡

去了。城裡的主教，聽說了這個惡官的惡行，看着沒有別的法子，就出了一道告示，說：『我們知道有人願意在法國滅絕聖教會，這樣的聲音，在日路撒冷已經聽見了，就是當初那些人喊叫說：『釘死他』的聲音。到底不光右代人喊釘死他，而且也有一些背棄聖教的教友，同右代人犯一樣褻聖的罪。』你看以上這幾個故事，世人彼此有多麼不一樣。這裡當着萬國展覽會的時候，把耶穌受刑的刑具擺出來，叫人恭敬，那裡就用刀子輕褻的樣子，把耶穌的聖像割的粉碎，這一類的事，在世上不稀罕。有的人跪在苦像前，恭恭敬敬的念經，有的人把苦像扔到地下，用腳踐踏，我們該當好好的尊敬苦像，因為苦像，是天主無窮仁慈的憑據！是戰勝地獄的標記！是救贖人類的憑證！為此我們，如今要默想默想：『我信其受難，』

於般雀比拉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這一句的奧義，

▲第一節 耶穌一生無時無苦

耶穌的苦難至大至多，不是人的口舌，所能說得來的，吾主耶穌一降生到世上，他的苦難就起了頭，你看他降生的時候，正是嚴冬臘月，以馬棚當屋，用馬槽當床。這還不算，剛纔來到世上，不多幾時，黑洛得惡王就謀算要殺害他，當着黑夜就得逃到外國去。再說他隱居納匝肋的時候，貧窮如洗，少吃缺穿，只得用兩隻手，掙賺衣食，哎呀！萬民的救世者，窮苦就到了這宗地步！到底這還不算，到日後出來傳教的時候，受了多少飢渴，風裡來，雨裡去，受了多少冷熱，人家的譏笑難爲，他都經過。到底這些苦處，還是小的，他最大的苦難，就是他將來要受的苦難，常擺在眼前，看的很清

楚，他一生到世上就看見了，右達斯將來怎麼要負責他，伯多祿怎麼要背他，宗徒們怎麼要離棄他，惡人們怎麼要反對誣告他，怎麼受鞭打，戴茨冠，怎麼被釘等等情形，他都看的清清白白。而且也看見自己，雖然受這等利害的苦難，慘刑的死亡，還是有無數的人，不沾救贖的恩典，還是有無數的人，下永遠的地獄。因為吾主耶穌一輩子，時時刻刻，常常的看着，這些傷心可怕的事情，所以他的靈魂，真是如同沉在無底的苦海裡一般。你想想吾主耶穌的這個苦，是何等的利害，他光一想，就叫他在山園的時候流出血汗，當時耶穌覺着痛苦過大，所以向聖父說：「父啊！若是能免我喝這個苦爵，就求你免了罷，到底不要隨我的意思，全隨你的聖意。」

（瑪竇經二十章三十九節）

吾主耶穌把自己，交給惡人以後，從阿理瓦山上，下來的時候，他們牽着耶穌，往前一推，往後一拉，或用腳踢，或用拳打，那個暴虐法，真叫人不忍目睹。他們領着耶穌，從大司祭衙門，往比拉多衙門，從比拉多衙門往黑洛得衙門，又從黑洛得那裡，返回比拉多衙門的時候，在路上也是一樣的苛暴殘忍，個個人都向耶穌，顯他們那虐狼的恨心。比拉多沒有在耶穌身上，找出過犯來，要放開耶穌，到底因為右代人不願意，所以叫用鞭子苦打耶穌，好解解惡人的恨心，以後再放開他。本來按聖經比拉多命用鞭子打耶穌的話很短，聖經上光說：「他叫用鞭子打耶穌。」這句話雖然很短，到底說出來的苦楚，可是不能言傳的。按鞭打的刑罰，是先把犯人的兩隻手，結結實實的綁在柱子上，脫去他的衣裳，以後幾個如狼似虎

的狠心刑役，用鉄條，及有鉛球鉄鈎的皮鞭，盡上力量，很很毒打。一班子刑役儻了，再換別的一班，這樣輪流苦打，直到打穀了，方纔止住。因爲這個刑罰，極其慘苦，所以往往打的犯人，歪倒在地，不能動轉了，至於打死的也不少見；因爲這些惡人，素日裡就懷恨耶穌，如今得了好機會，能以洩洩他們的恨心，所以鞭打耶穌，更加利害。他們如此毒打了耶穌，他們惡心的仇恨，還覺不洩，又叫耶穌坐在一塊石頭上，用一些葛針條子流編織了一個圓圈，戴在耶穌頭上，當作王冠，用力壓迫。然後又遞給他一棵蒲草，當作權杖，又在他面前，單膝下跪用拳掌打他的聖面，玩戲他說：「慶賀右代亞國王。」

哎呀！你看普世的救主，就受這等的輕慢凌辱，真如同聖經上說的

，他好像人脚下，踐踏的一個虫子一樣，只要人不是鐵石的心腸，誰看見自己的救主，滿身淨傷，鮮血遍體，還不動心呢？有一次，聖味增爵勸一個陷於偏情大罪的少年人，回頭改過，到底無論用什麼勸誠，都勸不動他。以後聖人給他一張聖像，叫他至少每一天頭睡以前，看看那張聖像，默想幾分鐘的工夫。這個少年人，遵聖人的吩咐，果然照樣做了。十三天以後，少年人心中，大大的改變了，到聖味增爵跟前說：『我欲辦神功，我真不能再忍受從聖像上，流出那些血的責備了。』原來這張聖像，是吾主耶穌苦難聖像，看耶穌苦難的一張聖像，就能變化了罪人的心，若看見了耶穌自己，更該怎麼樣呢？所以連比辣多自己，乍一看見耶穌那個慘苦樣子，也害了怕，也起了憐憫的心腸，不由的就說了一句，『請看這個人』

！「意思是說：你們看看這個苦人，還像一個人麼？到底右代亞人，鐵鑄的心腸，還是感動不了，他們反大聲喊說：『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你若放開這個人，你就不是皇上的忠臣。』」比辣多見眾人這樣兇惡，就生了畏怯的心，然後洗着手向眾人說：『你們領他去，釘死他罷，我於這個義人的血沒有相干。』」（若望經十九章）比辣多剛一說完這話，就有人，架來一個極重大的十字架，叫耶穌背着。你看耶穌滿身淨傷，諸骨盡露，血脈流空，寸步難行，眼看要死，惡人還叫他自己，背着八九十斤重大的十字架，上山受釘。哎呀！可憐的耶穌，雖然到了這個地步，還是喜喜歡歡的，接過十字架來，勉力背負，到底雖然心裡喜歡背，可是力量不足了，所以在路上跌倒三次。惡人怕耶穌死在路上，就強濟肋內地方的一個人

，名叫西滿，替耶穌背十字架。及趕到了山上，惡人就把耶穌的衣服剝去，剝去衣服的時候，連皮肉都帶去，以後他們就把耶穌放在十字架上，用三個大鐵釘，釘他在十字架上，又把十字架豎立起來。這樣耶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身的重量，都掛在這三個釘子上了！哎呀！這樣的疼痛，可怎麼忍受呢？這是何等的慘刑呢！你想想：只一想這個苦，就嚇的打抖擻，這個苦難，是多利害，還能說得來麼？所以聖史寫耶穌的苦難，找不着相宜的言語，只寫了，『他們釘死了他。』這句話不過有六個字，可是把耶穌的苦難凌辱，全全包含起來了。我們知道十字架的刑罰，是極卑賤極利害，極丟人的刑罰，非是罪大惡極的人，惡貫滿盈的人，不用這個刑罰。哎呀！天主聖子，無罪的羔羊，竟受了這等的慘刑，誰能想得來

呢！？

吾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懸着，按我們的算法，是從正午十二點鐘，到下午三點鐘，這三點鐘的工夫，吾主耶穌受的苦，非親身經過的，想不到有多利害。到三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說：『父阿！我把我的靈魂，托於你手！』遂就咽氣死了。正當這個時候，日路撒冷聖殿內隔開至聖所，及聖所的大帳幔，從上而下自己撕開。山崩地動，石相觸碎，墳墓自開，有許多的古教聖人，復活起來，天地萬物，咸抱不平，大顯悲哀，都証明這釘死的是真天主真人。在跟前的外教軍官，並看守耶穌的兵卒，眼見這些現像，都很驚訝大聲喊說：『這個人真是義人！真是天主聖子！』耶穌死後，有人把他的聖屍，從十字架上卸下來，葬於一塊石頭鑿成的，新坟墓中，所有的

這一切事情，都是證明他真死了，所以他日後復活，也不能說是捏造的。

耶穌受難受死的那些刑具，日後教友們，都珍重保存，常常的光榮恭敬，聖十字架。到了三百二十五年，聖后赫肋納纔找着。當時一同找着三個十字架，不知那個是耶穌的十字架，所以把三個，都放在一齊，叫一個重病將死的婦人，摸那三個十字架。先摸頭兩個，他的病沒有好，及趕一摸第三個十字架，他的病立刻痊癒了。又把一個死人，放在這第三個十字架上，死人立時復活了，所以就知道這一個，是吾主耶穌的十字架了。如今將十字聖架分成數分，一部分如今存在日路撒冷，耶穌墳墓聖堂裏。別的一部分，存在羅馬府十字架大堂裏，在一個一尺五寸長的金盒裡盛着，年年到大主日內

瞻禮五瞻禮六，把金盒打開，叫教友們尊敬觀看。教友們來朝拜的，擠擠擁擁，不計其數，他們都是雙膝下跪，熱心朝拜大顯敬畏，不敢妄動。不但羅馬的人是這樣尊敬十字架，就是普天之下，無論那一個教友，都尊敬十字架，在十字架前，或端端正正的跪着，或恭恭敬敬的站着，沒有敢作不法的。你看耶穌的十字架，雖然沒有什麼威風，天下的人，却都朝拜恭敬他。至於錠耶穌的那幾個鉄釘，如今有存在羅馬府的，也有存在德國特利爾城的。在這城大堂裡，也存着耶穌的大袍，就是惡人抓鬪分的那件大袍。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六個主日的工夫，把這個聖袍擺在外邊，叫人朝拜，這六個主日內，來朝拜的人，有二百多萬。特利爾本城大主教，非利各斯考盧慕（Felix Korun）論這個盛典，寫了一本書，又把一些醫生明證

十一個病人，在這個機會上，因聖蹟治好病的證據，拿出來令人察看。還有別的二十七個人，在這個盛典的日期內，得了別樣的恩典。

▲第二節 耶穌為何甘心受苦

耶穌甘心受苦受死的第一個緣故，是爲用他的聖血，補贖我們的罪債。我們不能懂得，罪過的凶惡有多麼大，光一個大罪的凶惡，就是無窮的，所以沒有一個天神，沒有一個人，能以補贖。你想想，一總的過惡放在一齊，這個凶惡這個罪債，有多麼大呢？誰能還這個罪債，能補這個凶惡呢，因爲罪債的凶惡，是無窮大的，所以惟獨天主自己，能還這個罪債，能補贖這個凶惡。又因爲犯罪的，是人，所以天主第二位，在自己的天主性內，結合人性，成一個真

人，方能全補天主的公義，補償因世人的罪過，加給天主的凌辱。吾主耶穌補償天主的公義，可不是用世上的金銀財貝，乃是用他的寶血，並他的苦難聖死。因為我們反抗天主，不聽他的命令，耶穌為補贖我們這個罪過，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為我們拿着犯罪不當事，耶穌為補贖我們這個罪過，在山園裡受了極利害的憂苦。耶穌為補贖那些醜陋邪淫的罪惡，受了鞭打皮破血流的慘刑，又受了赤身露體的羞辱。耶穌為補贖驕傲自大自滿的罪惡，受了茨冠譏笑，吐面打嘴的苦辱。因為我們抱怨的罪，耶穌背着重大的十字架，陟山受死。因為我們飲食過度，好貪美味的罪，耶穌喝了酸醋苦膽。這就是天主耶穌為補贖世人的罪過，所用的法子。

耶穌甘心為我們受苦受死的第二個緣故，是為把我們從魔鬼手裡救

出來，不叫我們永遠喪亡。聖若望宗徒說：『他愛了我們，用他自己的血，洗了我們的罪污。』（默示錄一）（章五節）耶穌用自己的苦難，聖死奪了魔鬼的權力，只要人在耶穌內，不離棄耶穌，他必能得救，爲他算是沒有地獄了，如今雖然還有許多下地獄的人，到底那是他們自己的不是，是因爲他們不願得救贖之恩，不願意得耶穌的功勞，是因爲他們沒有信德，不肯守耶穌的誡命，不用得聖寵的法子。有一天聖后依撒伯爾，穿着一身皇后的衣裳，打扮的極其美麗，叫一些丫嬛婢女隨着他進了堂，在堂裡一抬頭，望見了一尊苦像，他一看見這尊苦像，心中大爲感動，出堂以後把身上的裝飾，盡行撤去，拿下主意，棄絕世上一總光榮體面，從今以後，常做極嚴的補贖，行極利害的苦功。可見耶穌的十字架，就是一座講道台，耶穌在這

個講道台上，却不用言語講道理，到底用自己的表樣，所講的就是「要躲避一總的罪惡，」「好好的事奉天主，」「在各樣的艱難苦楚中，好好忍耐，」「要愛慕恭敬，光榮痛苦的聖母。」一再說：惟獨在十字架上，有真福樂，有真救援。所以在外洋奉教的國家裡，在道路上，滿栽的一些苦像，比如橋的兩頭，山頂上，山坡上，崗巔上，皆供着苦像，就是屋頂上，門樓上，也都安置上苦像。這都是爲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的救援，爲到臨終的時候，一心盼望愛慕苦像，好得個安死。巴雅德是有名的勇士，善於騎戰，有一次，同西班牙人戰爭，受了重傷，向耶穌說：『耶穌我的天主呀！如今我得死了，』說完這話，忽然跌倒在地，他的兵士，急忙把他扶起來，他又說：『把我架到那棵樹底下，好叫我的眼看着敵人。』

以後拿着他的劍，因為劍柄是個十字架形，所以就熱心的樣子口親了劍柄，以後就咽氣死了。若是我們到死的時候，熱心的樣子，手中拿着苦像，我們的死就是善死。

吁爾十字聖架木，你上被釘主耶穌，所受苦疼言難盡，爲我掙了天堂福。吁爾十字利刃劍，於此涕谷助我戰，萬民所望惟有爾，爾勝惡魔乃我盼。吁爾聖架榮勝標，作我航海一長槁，我喜有爾爲我依，旅此苦世待主招。生以十字證信心，一旦身靈互相分，墓上敬置十字架，靈魂見主互相親。

●第五端 「我信其降地獄，第二日自死者中復活」

一千八百三十多年間，有一位主教，前往日本，願意察看察看頭三百年前，聖方濟各在那裏所播的天主聖言的種子，還生長不生長。有一天，半夜的時候，有人敲主教的門，主教開門一看，見有幾個人，站在門前，願意同他說話。他們就拿出一個破苦像來，問主教也信服釘死的耶穌否？主教答應說：『信！』他們又拿出一個聖母像來，問主教也恭敬愛慕天主之母瑪利亞否？主教喜喜歡歡的答應說：『是！』他們一聽說這話，他們十分高興，遂就又問主教，所傳的教內，在羅馬府也有一個教化皇否？主教答應的很懇切說：『有一個教皇。』他們一聽這話，喜的兩眼吊淚，因為他們知道，自聖方濟各勸化了他們的祖先以後，三百年的工夫，沒有神父，如今可得見了。

一位神父，所以他們握住主教的手，大聲說：『我們同你有一樣的心！同你有一個心！』

我們知道，普天下奉教人，雖然異種異族，雖有千千万萬，我們都有一樣的心，都是朝拜恭敬釘死的耶穌，都是恭敬愛慕天主之母瑪利亞，都是奉教化皇，爲聖教會的首。噫！我們普天下奉教人，都信一樣的道理，這是我們聖教會多大的福氣呢？世界上約有四萬萬奉教的，他們天天念一個信經，這又是多大的福氣呢？我們如今要說的，就是這信經的第五端，『我信其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第一節 『我信其降地獄』

地獄這一個名字能指三個地方：第一個是指的，惡人同魔鬼受苦的

地方，平常若說地獄二字，就是指著這個地方說的。第二說地獄，也能是指的，義人煉罪的地方，就是煉獄。至於地獄的第三個指義，就是靈薄獄，頭耶穌降生以前死的善人都在在這靈薄獄裏頭，信經上說：「我信其降地獄，」這個地獄就是指的靈薄獄。我們知道在古教裏，有一些義人，熱心人，他們一心盼望救世者降生，又全守了天主的誠命，到底他們死後，還不能升天享永福，因為天堂門，因原祖的罪關鎖了，非救世者來，不能開開；雖然他們不能升天堂，可是也不能下地獄，所以他們都在靈薄獄裏，等着救世者降來，給他們開天門，說耶穌降地獄，就是往這裏來，是為領古教聖人們的靈魂，一同升天。

天主是公義的，他願意一總的人，無論是耶穌降生以前的，或是降

生以後的，都能得救升天，所以凡是下地獄的，是他們自己招的，不能抱怨別人。從前俄國皇后，冷天的時候，叫人在一道凍實的大河上，用冰凌修一座宮殿，工匠們就各自鑿打冰凌，鑿打的有角有稜，以後就用這些冰凌築牆修頂，合縫裡就灌上水，好叫彼此的連合，這樣不多時，一座純全的冰宮，就蓋起來了。離遠一看，果真體面，到太陽一出更是華麗，光耀照目，好似白銀，潔淨玲瓏，好像水晶，五彩光線，勝過寶石。到底這座宮殿分文不值，因為到天氣一熱，就全都化成了水。可惜有許多教友行的善功，好像這座冰宮一樣，在人眼裡看着，却有光有彩，到底為永遠一文不值，因為他們，或身上帶着大罪，或行事光為世人，或是光為順自己的偏情，所以他們無論做什麼，沒有常生的功勞，雖然辦了驚天動地的大

事，還是得下永遠出不來的地獄。所以我們無論行什麼事，務要以信德爲根基，再以善功爲磚瓦，更以真正愛天主的正意作泥灰，這樣纔能爲天堂修起功勞的高樓來，誰若常如此行事，纔能得耶穌那樣光榮的復活。

▲第二節 「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我們如今往埋葬耶穌的聖坟墓裡去，看看內裡有什麼，所有的，不過是包耶穌聖屍首的幾塊殮布，耶穌的聖屍已不見了，到底耶穌自己真死，怎麼會沒了呢？因爲不但四位聖史，記載耶穌死了，而且無論是聖教會的著述家，或是右代人的著述家，不論是回回教的著述家，或外教的著述家，都明耶穌准死了，這一千九百多年的工夫，沒有一個人敢說耶穌沒有死的。耶穌死後有幾個兵卒，用榔頭把

左右盜打死以後，他們看着耶穌死了，爲此沒有打他，到底有一個兵，還怕耶穌沒有真死，所以用長槍，刺透了耶穌的肋膀，血水一並流出，如今可不可能，再疑惑耶穌沒有死了。當時還有，在跟前的一位羅瑪軍官，這位軍官，有管着釘耶穌重大的責任，若耶穌死不了，他該担過，他也親自回報了比拉多說：「耶穌真死了，」而且連耶穌最大的仇人，也都說耶穌死了，因爲他們怕有人偷屍首，以後說耶穌復活了，所以他們，親自在坟墓門上，貼上封條，又派兵看守，防人來偷。從此看來，這些事情，也都是不言而証耶穌真死了。耶穌既是真死了，如今坟墓裡沒有他的屍首了，到底是往那裡去了呢？看守坟墓的兵卒們答應說：「當着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徒弟來，把屍首偷走了。」

（瑪竇經二十一章十三節）

這些兵卒真是怪人，他們既是有

本分看守坟墓，不但不看守坟，還敢睡覺，且他們在睡夢中，還知道有了什麼事情，還准知道來偷屍首的，是什麼人，他們既是知道，徒弟們來偷屍首，爲什麼不阻擋呢？再一說：設若真許他們睡覺，他們只能說，頭我們睡覺一前，坟墓封着，屍首還在裡頭，及趕我們睡醒以後，見坟墓已空，屍首不在了，這話還能叫人聽下去，人聽着還能相信。所以守坟墓的兵若是真睡熟了，必不能知道他們睡時所有的事情，既是不知，還是說的很確實，這不是明明的說虛話，撒謊言麼？凡是叫一個睡覺的人，當證見的，他自己也必是一個，昏迷不醒的人。法利塞人，叫這些睡覺的兵作見證，妄證耶穌的屍首，被宗徒們偷了去，這不是愚傻是什麼？這不是欺詐是什麼？真是可笑！真是可恥！凡是撒謊欺詐人的，天主必叫他，

沈在受人譏笑丟人深坑裡。

我們從此看來，設若看守坟墓的兵丁，真是睡了覺，必定也不知道睡時所有的事情；設若沒有睡覺，宗徒們必定也不敢偷耶穌的屍首，坟墓空了，只還能有一個講法，就是耶穌真復活了，用自己的全能，從坟墓中出來了！耶穌甘心爲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全能得勝了死亡，大發光榮，出了坟墓，你看這不是真天主麼？這不是真天主聖子麼？怨不得羅瑪軍官早已就說了，這人真是天主之子。耶穌復活以後，屢次發顯他的天主性，從坟墓裡出來以後，就發顯給那些熱心婦女們，當天又發顯給往厄茂斯去的兩位門徒，灼熱了他們的冷心，開導了他們的昏愚，那一天晚晌宗徒們因爲害怕，團聚一室，緊閉門戶，耶穌忽然站在他們中間，當時大廳內，共有

五百人，都看見了他；耶穌復活後，在世上又待了四十天的工夫，同徒弟們周旋，教訓他們，開導他們，同他們談論天國的事情，同他們一齊共用飲食；到了第四十天，在阿理瓦山上，當他們面前升了天堂，打發了預許的安慰者聖神來，用聖寵充滿了他們的心。右代著述家，若瑟伏拉維伍斯，親眼看見這些事情，因而就明明的辨證耶穌是真默西亞，死後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了，在他身上，全全的應驗了，古聖先知們的預言。我們再看看宗徒們，他們從前，是如何的胆怯軟弱，他們的老師死的時候，隱身藏跡，各自逃命去了，到底如今願往普天下去，不怕艱難，不辭勞苦，監牢也不怕，難為也不畏，爲證耶穌復活的道理，不怕槍刀，不懼死亡。伯多祿從前，三次背了自己的師傅，你看他如今，有多大的胆氣，有多大

的勇力，有多大的精神，在右代人跟前，明明的指責他們的罪惡，明明的說棄捨了默西亞，犯了殺人殺天主的大罪，殺了生命之源；伯多祿講了這一次道理，就有三千人回了頭，信服了耶穌。當初保祿難爲聖教會，有多麼兇恨，到了日後，成了耶穌的大宗徒，他一人所出的力，所做的事，比一總的宗徒，所做的事，所出的力，更大更多，成了天主所特選的偉器，把天主的聖名，傳到了外國去。

我們在看看世界是怎麼樣的，耶穌復活以後，世界震動，羅瑪大城，邪神的寶座，也都震動，羅瑪國，用盡自己的權力，想滅聖教會，想除滅天主耶穌的聖名，惡皇相繼，爭逞毒心，爭着難爲聖教，不論老幼，不論尊卑，只要頂着奉教的名義，都是一律殺戮，在這

裡有許多年高德邁的主教，喜喜歡歡搶致命的花冠，在那裡有許多身軟體弱的婦女，一面爲惡人祝福念經，一面受那極慘苦的刑罰，在這裡有許多爲母親的，割斷母子的愛情，增壯自己兒女的胆氣，叫他們勇敢忍受苦刑，好得榮福的花冠，在那裡有許多幼年的俊英，爭同凶虎，猛獅奮勇戰鬪，且有多少小小的童子女孩，不怕惡王的難爲刑罰，反倒開口譏笑他們，三百多年內的皇上，常常難爲復活的救世主，及他的肢體，到底他們越發難爲，聖教會越發興旺，他們到末後，都得同惡王右理央，用一樣的話說：「加利肋亞人，（意指耶穌）你算是得勝了。」吾主耶穌是真復活了，他真是天主，他的能力，顯在宗徒們身上，也顯在聖教會初興的教友們身上，而且要世世代代，顯在聖教會內，叫信友們都成了不畏艱難的猛傑

•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在斐洲烏鋼大國堅固了四十三個幼年童子，叫他們爲信德恆心，勇敢受了火燒的苦刑，得了致命的花冠。吾主耶穌堅固了聖教初興的教友們，叫他們甘心忍受了苛刑，如今一千八百九十九年間，也堅固了，兩千多中華教友使他們得了致命的榮冠。你想想真福劉神父受的苦，是何等的慘忍，惡人先割了他們的舌頭，又用鎗把他的兩個肩膀，全行刺透，然後把他的胸膛肚腹，用刀子盡行割開，不多時，神父就咽氣死了，以後又把他的聖身，截爲萬塊，這等的苦刑，都是因着復活的耶穌助佑忍受的。吾主耶穌賞給了，宗徒們英豪的胆氣，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也賞給了，在中國傳教的，韓能二位司鐸，英豪的胆氣，叫他們不怕艱難，不畏勞苦，末了爲他捨了命。聖教會一千九百多年的史事，都證明吾

主耶穌，自死者復活了，都證明吾主耶穌，是真天主，都證明他的道理，是真實的，都證明聖教會是天主立的。

吾主耶穌復活了，我們也都要同他一樣復活，我們若願意到末日，同吾主耶穌一樣復活，如今就先該從罪惡中復活起來，就如聖保祿宗徒說的：「若你們願意，同基利斯督復活，就該當專務天上之事，那裡有基利斯督，坐在天主右邊。」（格羅森書三章十一節）若我們恆心，專務永遠天上之事，至死不懈，若我們誠心，事奉天主，堅信他親自默啟，我們並用聖教會，教訓我們的道理，謹守他的規誡，善用得聖寵的方法，天主是至真實的，是所許必踐的，到末日，一定也叫我們復活，叫我們的肉身，從坟墓中出來，同他的聖肉身，得一樣的光榮美麗，給我們戴上，義德的花冠，賞給我們，得勝世俗，死

亡，地獄，那常青不敗的巴爾瑪樹枝子。

●第六端「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罷得肋之右」

從前有一個歐洲少年，航往美國，及趕到了美國，從紐約下了輪船，登了旱陸，以後就起了想念家鄉的心，心裡的難受，真是說不出來，他給家中的人，寫了一封信，以洩滿胸的愁腸，信上說：『我從紐約城，下了船，登了陸，舉目一看，身在異邦，無親無故，孤苦零丁，隻影相弔，左右所見，俱都是陌路之人，耳管所聽，俱都是異國方言，在此無聊的景況之中，我想家的那一番情腸，就如同一把利刃，刺我的心一般。有一天，我進了一座聖堂，見神父，正行着聖祭，神父所穿的祭衣，所行的禮節，所唱的經文，唱經的韻

調，全全如同在家本堂中，神父所穿，所唱，所行的一樣，並無絲毫的分別。我一見如此，當時我想家的，那一片痛切情腸，全都雲消霧散，歸於無有了。到底我所最感激的，最動我心的，就是神父唱的。「高舉起心來。」那一句，我一聽這句經言，心中的高興喜歡，難以言傳。人都說：美國有金山，我却沒有找着金山何在，到底又找得了我的信德，我的聖堂，我的安慰。」「高舉起心來，」把心高舉到那裏呢？把心舉到天堂上，天堂才是我的老家，吾主耶穌我們的救主，已經回了我們的老家，爲先給我們預備地方，所以我們念經說：「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

▲第一節 「我信其升天」

聖經上論耶穌升天所說的話，真令我們驚呀！聖經上說：「他領着

徒弟們，出城到了伯達尼亞，舉手降福他們，正降福他們的時候，就與他們離別，被舉升天去了。（路加經二十四章五十節）說耶穌升天，這不過是，按他的人性說：因為按他的天主性說，不能說他升天，因為他的天主性，總沒有離開過天堂，因為天主是無所不在的。再一說，雖說耶穌被舉升天去了，到底他是用自己的能力，升了天堂，總不是因別人的能力，不是如同厄利亞先知，坐着火輪車升了天，也不是如同哈巴古先知，或斐利伯六品，因天主的能力，忽然聞到很遠的地方一樣。

也許有人問，耶穌為什麼升了天堂呢？答應說：耶穌升了天堂，一是為他自己的光榮，二是為我們的益處。第一我說：是為他自己的光榮。你想想：吾主耶穌辦了何等的大事，立了何等的大功，他戰

敗了魔鬼，杜塞了地獄，得勝了死亡，平息了天主的義怒，救贖了可憐的人類，這樣說來，他的聖肉身，既然備嘗了萬窘極難的辛苦，建立了天高地厚的功勳，還能仍是在世界上，受苦受辱麼？還不該升天，享受光榮麼？所以他升了天堂，也是分所應當的，同天主並肩平坐，受衆神聖的欽崇，朝拜！讚美！感謝！也是理所當然的。

• 聖經上說：「耶穌謙卑自下，屈己聽命，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爲此天主高舉他，賜給他一個名號，超越萬名之上！」

（斐理伯府書
二章八九節）

天主不光在耶穌身上，是這樣辦法，你看看天主，報答那些熱心守規矩，謙卑自賤，甘心忍耐的教友，不是也是如此麼？

第二我說耶穌升了天堂，也是爲我們的好處，就是在天堂上給我們預備地方座位，這是他親口許給我們的，他說：『在我父家裡，有

許多的住處，我往那裏去，給你們預備地方，我還要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爲的是我在那裡，你們也在那裡。」（若望經十四
章二三節）從此可知，在天堂上，耶穌已經爲我們每一個人，預備了地方座位，誰還不用心奉事天主，保存天堂上的花冠寶座呢？我們只要得了天堂，就不問在世，受光榮不受光榮，不問受輕看不受輕看，也不問是貧是富，也不問是軟弱是壯實了，只要准得天堂，無論有什麼境遇，都該安心承受。從前法王類斯第十二位，叫一位神父在講道理的時候，妄說王后犯了姦淫，這樣盼望着拆散親事，另娶別的，到底神父剛勇不從，不看情面，不怕責罰，反到責斥國王的罪惡，懲其惡表。國王見神父，不但不從，而且反敢大胆懲責自己，就大發雷霆之怒，要淹死神父。神父心平氣靜的回答說：『往天堂上去，叫我路過』

水路，或走旱路，爲我全是一樣。

從前在日路撒冷，有很利害的瘟疫，離城不遠有耶穌聖墓，附近聖墓，有聖方濟各修院，這修院的院長，就排了一位本院的神父，出去照管病人的靈魂，這位神父，第二天做了彌撒，領了聖體，堅固了自己的心，以後就出了修院，服侍病人去了。見那些奉教的病人，心裡就爲他們念經，見那些外教的病人，就親身服侍他們，這位神父，怕傳染給本院的修士們病，就總不返回本院，給本院的人說：「自己常有一定的時辰，打修院前邊的一個小鐘，多咱聽見他打鐘，就知道他還沒有染病，多咱聽不見鐘響，就知道他染病死了。」果然不多幾時，這位神父染了瘟疫，逝了世。他死了以後，立時就有別的一位神父，甘心犧牲自己的生命，情願出去，照管那些病人，

救他們的靈魂，這樣一二年的工夫，二十位伺候病人的神父，相繼染病死了。噫！他們纔是輕看暫世生命的，他們纔是拿着暫世的生命，掙永遠天堂生命的人。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間，法京巴黎法政大學，爲獎勵理昂城雷包神父，行慈善事業的功德，給了他一萬五千佛琅，這位神父，原來很富，家中有數百萬的財產，到底他全都用爲做了慈善事業，爲自己絲毫沒有留下，他不但把自己的財產，全都哀矜了，那些窮苦，無依無靠的人，而且也把自己的生命，全全的爲窮人，犧牲上了，爲掙天堂上的賞報，他一點不愛惜自己，甘心爲人受苦，不圖一點的便易，凡是愛天主的人，熱心事奉天主的人，及從前的那些聖人聖女們，大概都是這麼辦了，都是照耶穌的表樣，爲主爲人，全全的犧牲

自己一生，他們總沒有，嫌事太難，或嫌事太多的時候，他們無論作什麼，常是把天堂，放在眼前，當自己惟一的終向。我們若是真心，步趨他們的善行芳表，我們准也能得天堂。哎！說起我們要得天堂來，比古時候那些人，容易的多多了，因為吾主耶穌，自升天以後，常在天堂上，作我們的中保，在天主聖父跟前，常為我們求情，本來吾主耶穌，一降生在馬槽裡，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三十三年的工夫，不斷的，為我們代求天主，到底如今，親在天主聖父面前，把他的聖傷，顯示給聖父，好叫聖父，看他十字架的苦難，動心可憐我們，不叫他罰我們的罪惡，這不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安慰麼？有的人，心裡想着說：巴不得我在某某人跟前，有個朋友，有個說好話的，巴不得我在總統那裡，有個知己的人，多說我幾個好

，這樣我准能，拾級而升，可要一步登天了。我給你說：你在世上
的大人跟前，在皇宮內，就是有最知心的朋友，最相契的知己，也
未必然，他們常想着你，就讓是能把提拔到光耀的分位上，叫
你享幾年的榮華富貴，那可當了什麼呢？能同天堂上，絲毫的福樂
富貴相比麼？天堂的福樂，是永遠的，天堂的富貴，是無窮的。天
堂，就是萬王之王的宮殿，所以在天堂的皇宮裡，有我們的朋友，
我們纔算是真有福的人。我們在天主宮內，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就
是耶穌基利斯督，他在天主台前，常作我們的保人，把我們靈魂肉
身，一總的困苦艱難，都擺在聖父眼前，求聖父，賞給我聖寵恩典。
• 再一說：耶穌作我們的中人，與世人作中人不同，世人作中人，
有時候，十求不得一允，到底耶穌在聖父台前，作我們的中人，是

百求百應，聖父總不能推辭他的祈求，你看，既然如此，我們不該全心依靠耶穌麼？有什麼難處，不該常去投奔耶穌麼？我實話對你說：我們依靠他的心越誠越堅，得的恩典也越大越多。

▲第二節 『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罷得肋之右』
天主是無形無像的純神，沒有肉身，所以也沒有左邊右邊的分別，說耶穌升天，坐在天主的右邊，不過是按我們人的說法，叫我們好懂得，耶穌權能的高大就是了！耶穌坐在天主右邊的意思，就是說：按耶穌的人性，也同聖父共有掌管萬物的權能尊威，按他的天主性，原來同聖父，有一樣的威福，有一樣的權能，有一樣的地位，所以吾主耶穌升了天堂，他的人性，就被提拔到，至高的分位上了，人所能升到的分位，吾主耶穌的人性就升到了。吾主耶穌不光

得了，至高的分位，而且他手中，還握着掌管萬物，審判萬民的大權，得了義德的寶座，也得了榮福的花冠，我們每人死後，都得到他台前去，受他的審判，他如今坐在威嚴的寶坐上，默默之中，掌管世人，如同聖經上說的：「天主叫他（指耶穌）從死者之中復活，又叫他坐在自己的右邊，把萬有，都放在他足下，立他爲教會至上的元首。」（厄弗所書至二十一章二十三節）耶穌有天地君王的大權，全在這几句话內包含着。吾主耶穌，既然是普世的君王，聖教的元首，所以凡違抗反對他的，侮慢褻瀆他的，在現世，就受他的降罰，茲述一二，以警世人。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瑞士國有三個少年，在四季小齋的日子里，在一個酒館裡，相聚歡飲，並且又購辦了，一大些肉食，正在飲食之

間，忽然有別的一位，素日相識的少年，也進了這個酒館，這三個少年，一見熟人，一齊起來，讓他吃喝，那個少年，一見他們棹子上，有擺的肉食，就堅辭不坐，向他們說：「今天是四季小齋的日子，不許吃肉。」遂就用手指着，牆上掛着的苦像說：「他可是看見了，他也能罰你們，」那三個少年中一個，聽見這話，就說，「哪！有法子！」遂就站起來，上在橙子上，把苦像翻過來掛着，向那少年人說：「這樣，他可就看不見了！」說完這話，從橙子上，往下一跳，跣翻了橙子，這少年摔倒在地，兩眼遂就失了明。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間，也是在瑞士國，有幾個喝醉的少年人，從路旁的一尊苦像前路過，其中有一個輕慢的樣子，走往前去，向苦像說：「哎！你把你的胳膊，放下來罷！你伸的時候已經不短了！」

從這一天，這個少年，就得了，手及胳膊的病，筋骨疼痛，不能動作，至今已經二十餘年，（著此書時。）連飲食穿衣，也得別人伺候，常常如同一個，可憐的小孩子一般。

在外國平常路口上，都是按置着苦像，某日一尊苦像的兩腿，被一個無賴的惡人，擰下來了，那一方的人，眼見這個惡行，都心中忿恨，願意查辦這個惡人，到底查不出是誰來，過了四五年以後，從美國給那一方的教友，來了一封信，信上說：「我的丈夫，因用機器作工，兩腿被機器撞去，他這是受了降罰，因為他擰過你們那一方苦像的兩腿，如今他明明承認了自己的罪惡，特求你們大家寬宥，因為他惹了你們大家的忿恨。」這個人，不光明認了自己的罪惡，他還寄給那一方的教友，一項大款，為叫他們，再置辦一尊新苦

像。

我們看了，這些可怕的故事，往後該誠心尊敬，我們的救世者耶穌，上天下地君王的聖像，格外要尊敬他的苦像，我們多嚙看見苦像，就該想念他，爲愛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多嚙看見他的聖像，該想念他，爲我們的帝王，至於無窮之世。

●第七端 「我信其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

從前有一位神父，講公審判，是如何可怕，當時就有很多人，動心回頭，定志改過遷善，當天晚晌，就有一個罪婦，來到神父跟前，求說：「求神父切切給我說：到何時是公審判的日子，」神父說：「你若知道了公審判的日子，你要作什麼呢？」答說：「若我知道

了，我准要改過自新，要辦個妥當神工，要補贖我一生的罪過。」神父說：『好罷！至於公審判的日子，知道不知道，不關緊要，從今以後，你只該常把公審判，放在眼前，要善盡你的本分，常預備着公審判的日子，這樣若是，明天是公審判的日子，你必定也不害怕，准能喜喜歡歡的，前去迎接審判的主子。』這位神父，向那個罪婦說的話，也算是向我們說的，因為我們不知道，那一天是審判的日子，不知何時，審判的主子要來到，所以我們該時時預備着，不該做怕受審判的事情。

▲第一節 公審判前所有的光景記號

第一・頭公審以前，天主的福音，當傳徧普世，如同聖經上說的；「天國的福音，要傳徧天下，為給萬民作證據，然後世界窮盡的日

子，纔要來到。」

（瑪竇經二十
四章十四節）

天主是至仁慈的，願意人人得聞真道

，所以打發一些傳教士，往外國去，傳揚他的道理福音。第二，頭公審判以前，必有反教背主的事，當初德撒洛尼的教友，因為想着審判的日子，已在眼前，所以都過於害怕，聖保祿就給他們寫信，安慰他們說：『你們總不要受人的迷惑，因為那一日以前，必有反教背主的事。』

（德撒洛尼二
書一章三節）

從此看來，到那時候，有一些信德軟

弱的教友，要背教棄主，為找世俗的快樂，為圖現世的富貴。哎呀！你睜開眼看看，如今背教背主的，還有數麼？把信德，拋在背後的，那裡沒有呢？爭財奪利的，那裡沒有呢？拿着銀元當命的，那裡沒有呢？尋私隨慾的，那裡沒有呢？貪圖快樂的，那裡沒有呢？看現世的狀態風俗，真能說：離世界窮盡的日子不遠了！第三。頭

世界窮盡以前，假基利斯督要出來，這個假基利斯督，比耶穌別的仇敵，權勢更大，他的罪惡，也比別的更大，他用盡各樣的詭計，用盡各樣詐偽假善的方法，鉤引善人，迷惑義人。吾主耶穌親自說過，假基利斯督，有很大的能幹，耶穌說：「假基利斯督要出顯，他要顯大奇迹，作大異事，若是能穀，連那預簡的人，也要被他迷惑。」第四・頭世界窮盡以前，要出一些可怕的現像，要有戰爭饑荒，瘟疫等等，以後太陽失光，月亮發暗，星從天落，萬像震動，雖然有了這一些可怕的光景，到底還不到公審判的時候。

▲第二節 十字聖架現於天空

耶穌的十字架，到世界窮盡的時候懸在空中，爲驚嚇惡人，也爲叫善人得喜樂，因爲吾主耶穌，爲一總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流盡了

他的寶血，所以那時惡人們，不能有半句推辭的言語，因為他們從前，若願意救自己的靈魂，有反掌之易，如今他們見自己，永遠喪亡，所以一見十字架，必定戰驚害怕。善人一見十字聖架，必定覺着有一番特別的歡樂，因為十字架是他們升天的執照，享福的憑據。這些光景一過，吾主耶穌，就乘雲降來，如同聖經上說的：「他們要看見人子，乘天上的雲彩降下，大發權威，大發光耀，萬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就把他們分開，如同放羊的，分開山羊綿羊，把善人放在自己右邊，把惡人放在自己左邊。」（瑪竇經二十四章三十一節又二十五章三十二三十三節）到那時候，他可不問你，有錢財沒有錢財，有學問沒有學問，也不問你，有地位沒有地位，有面子沒有面子，到那時候，但問你，熱心不熱心，好守規誠，不好守規誠。我們常見，人到臨死的時候，心

中有說不盡的愁苦，因為知道如今連自己可愛的人，也得離開，然而他們還有一番安慰，因為知道，日後在天堂上，還能相見。到底到公審判的時候，若是你身有重罪，你可愛的人，倒有大功，那可就不問你是他的父母子女，或是他的手足弟兄，一切關係，都得割斷，都得永遠離別，永不能見面，且是總沒有會晤的盼望，這樣的痛苦，是何等的利害呢？到那時候，或在左邊，或在右邊，你自己不能作主，在現世，你雖是千頃的富戶，雖是有權柄的上司，雖常受人敬重，屢受人景仰，若是你死時，有罪無功，也是得在左邊的。在現世，你雖是光棍窮漢，一貧如洗，常被小人小看，受人輕慢，若是你死時，有功無罪，一樣同善人，在耶穌右邊。有的人在現世，衆人都看他功備德全的聖人，也有的，衆人都看他滿身愆尤

的罪人，到公審判的時候，是准要水落石出，黑白分明的，那些粉白的坟墓，到那時候，內裡臭爛的死尸，是必要翻出來的。到那時候，你准要看見，許多富戶的富翁，尊貴的先生，許多爲主人，爲人長上的，被放在左邊，有許多窮苦的農夫，卑賤的奴僕，被放在右邊。你想想這些光景有多麼可怕可畏，你不該常求天主，到那時候，把你放在他右邊麼？

你若願意，到公審判的時候，同善人在一齊，被放在綿羊那一邊，你如今就該，當一個和順的小綿羊，常常隨着你的牧童，常常聽他的呼喚，常常當一個，謙順，潔淨，溫柔的羔羊，天天同除免世罪者的羔羊，一齊奉獻自己與天主。若你如此做去，至死不息，到公審判的日子，准要被放在吾主耶穌右邊 同被揀選的人共在一齊。

我們知道，我們如今死後，該受私審判，私審判的日子，就是將來公審判時，審判萬民的那個主子，他如今的審判，同將來的公審判，有一樣的全能，一樣的威嚴，無人能抗拒，無人能翻案，無論你有什么麼智巧，總欺哄不了他。他洞鑑的眼光，連你至微小，至隱密的念頭，都看的清清楚楚，不能掩藏。再一說，審判的主子，是至聖至純的，你雖有微塵的愆尤，也是他所最惱恨，最厭惡的，他又至公至義的，他不徇情瞻面，不分尊高卑下，全按你的行實，審判你。無論是誰，都得到他台前去，一個也不能逃脫，如同聖經上說的：『我們一總的人，都要在基利斯督台前顯出來，好叫每人，按他本身所行的善惡，受相當的報答。』（葛林多二書五章十節）不但我們每人，都得在他台前顯出來，而且我們一總的行實，也都得顯出來，在暗

地裡所行的善功，在暗地裡所犯的罪過，都得一一的，顯在衆人面前。到那時候，每個人，都能看見你的善功罪過，如同聖經上說的：「沒有掩藏的事，露不出來的，沒有隱密的事，將來人知不道的！」

（瑪竇經十章二十六節）

禍哉！你在父母身上，忤逆不孝，哄騙他們。禍哉！你

這爲父母的，沒有善理家政，沒有領着家人，熱心恭敬天主。禍哉！你告解的時候，欺哄神父，瞞下大罪，你能瞞神父，到底瞞不了天主，所以如今可都得一一的，擺在衆人面前，受人譏笑了。

再一說：到公審判的時候，你沒有一句，推辭你罪過的言語，你不能說，你不知道天主的規誡，因爲你在世的時候，能聽道理，能學道理，到底你沒有聽，沒有學。你是識字的，能念聖書，能看道理書，到底你沒有看，你想想：能推辭你的罪過麼？你有良心，你的

良心，常提醒你行善避惡，你到底不聽良心的聲音，不隨良心的指引，到公審判的時候，你也不能說，你的脾性軟弱，沒有力量，敵擋魔鬼的誘惑。因爲若是你說這話，那些聖人，有幼小的孩子，有少壯的青年，也有高邁的老年，還有許多柔弱的聖女，他們准都要反對你說：我們也是人，如同你一樣，我們同你，有一樣的本性，一樣的軟弱，有一樣的私慾偏情，我們如同你一樣偏向惡事，也是犯罪容易，行善難。我們也如同你一樣，常被世俗的事務纏繞，常被髒污的惡念拉扯，到底我們求了天主的相幫，求了天主的聖寵，我們都得勝了。你在世的時候，也能得勝各樣的軟弱，到底你不願意得勝，你沒有念經，沒有求天主的相幫，你沒有領聖體，求吾主耶穌，或是領的不熱心，你沒有用心退誘惑，你沒有躲避犯罪的機

會，危險，你還有什麼話說呢？你如今受罰，不是理所應當的麼？

這樣把各人的善功罪過，都顯出來以後，吾主耶穌就升到，他威嚴的寶坐上，天地寂寂無聲，地獄張開大嘴，等着吞吃惡人。吾主耶穌如今就開口，用極溫和，極良善，極可愛的聲音，向善人說：『我父所降福的，請你們來享天國的福罷！這福從開闢，就給你們預備了！』（瑪竇經二十五章三十四節）以後用極嚴厲的威容，直射惡人，同他們說：

『你們這些可咒罵的惡人，離開我，往永火裡去罷！這火是為魔鬼，及他的惡神預備的。』（瑪竇經二十五章四十一節）你們離開我，因為我從前，費盡心血，用盡力法，施給了各樣的恩寵，叫你們的心，歸向我，你們到底心硬如鉄，情冷似冰，叫我白費了心血，妄出了苦力。我從前多少次，伸開我仁慈的手，要把你們抱到我懷中來，你們到底

把我的胳膊，把我的手，推回去。你再聽聽：「你們可咒罵的，離開我罷！」因為你們，穢污了，我聖父的肖像，你們踐踏了我的寶血，你們藝瀆了聖神的宮殿，你們把魔鬼的國，放在我的國以上：「你們這些可咒罵的，離開我，往永火裡去罷！」因為那永火，是你們自己揀選的，你們永遠在那裡，永遠不能出來。吾主耶穌向惡人，說完這些可怕的話以後，地獄震動，惡人戰驚，鬼哭狼號的，一齊被地獄吞下，永受說不來的痛苦。同時天門大開，善人排着隊行，喜喜歡歡的，同耶穌榮進天主的聖宮，享人想不到的無盡之福。· 嗟呀！公審判的光景，真是可怕，別說真在跟前，叫人害怕，就是光想一想，也叫人嚇的打戰，到那時候，我們是同耶穌進天國呢？或是同魔鬼下地獄呢？這兩條路，全憑我們自己揀選，全在我們

手中。

或者你也許問，我們既然死後，受了私審判，世界窮盡的時候，爲什麼還受公審判呢？答應說：我們人受公審判，是爲叫一總的人，承認天主的公義，仁慈，上智。若是那些罪人在世上，百事順心，富而且貴，不作一點難，那些善人，反常受窮，少吃缺穿，萬事不隨，若是那些常隨偏情的人，常受人的稱讚，受人的光榮，那些有德的聖人，到受人的小看毀謗，受人的恥笑凌辱，若沒有公審判，我們人，就容易想天主不公道。所以有公審判，是要緊的，把一總的事情，都彰顯出來，爲叫那些，看着好像有福的罪人知道，在上，走的道路雖是順當的，到底是領着人永亡的道路；又叫那些善人知道，雖然在世上，受艱難困苦，到底正是因此，纔得了天堂，

這樣天主的公義，就大大的彰明了。再說聖教會，信德的道理說：地獄的苦，是永遠的。若我們這麼一想，就覺着這端道理，同天主的仁慈，不甚相稱。到底公審判的時候，把惡人的罪過，並罪過的次數重大，又把天主，為救他們的靈魂，所預備的方法，及他們所得的聖寵恩典，都一一的，擺在他們眼前，叫他們自己察看。這樣他們也就得口服心服的說：天主的仁慈至大無窮，自己受地獄的永苦是理所應當的。

還有一說：我們多次在現世，見許多事情，狠覺艱難，甚至不可收拾，明見有一些欺詐的事情，比真理的事情，更佔優點。多次也見好像天主不贊助善事，叫我們實在難信，萬事都有天主安排的道理。到底到公審判的時候，我們可就親眼看見，那些艱難的事情，看

見那些好像欺詐的事情，都是天主無窮的上智，所用爲成就他聖意的。到那時候，我們就要看見那些事情，非那麼安排了，不能成就，不能有益。按我們本性的淺見，願意把一總的艱難困苦，及一切不順當的事情境遇，一概盡都除去。到底到公審判的時候，我們都要看見，那些艱難困苦，拂意逆境，都是我們升天的梯子，都要驚訝天主的上智，賞給了我們難處；當初英國皇上恩利各第八，叫他的大臣毛祿，背叛聖教會的時候。毛祿想起來了審判的道理，決意不從，恐怕後來隨了皇上的意思，背了聖教，所以就叫他的一個朋友，每在飲食公事的時候，用死後當受審判的道理，提醒自己。到日後臨死的時候，他心裏很安和無恐無懼，平平安安的，受審判去了。我們也該屢次，記憶審判的道理，因爲這就能使我們不失脚犯

罪，常能妥當預備審判的日子。若我們常此作去，審判雖然可怕，到底爲我們，也沒有可怕之處。

●第八端 「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斯彼利多，三多，是兩句拉丁話。斯彼利多，按我們華語的意思，解說神；三多，解說聖。瑪寧是英國很有名望的紅衣主教，他先前是一個誓反教的宣講師，當他未回頭以前，有一天，一個婦道，給他說自己很稀奇，不知爲何宣講師不講聖神的道理，所以這個婦道，就求了瑪寧，講一次聖神的道理。瑪寧歡然允諾，立時把誓反教的書籍都翻出來，尋察聖神的道理，預備演講的材料，到底搜尋了一總的書籍，就是沒有尋得，論聖神合適的道理。以後看着，無法可

施，就翻閱聖教會的書籍，一開本就得了，所願意的材料。他看着這本書內，論聖神的道理，不光詳細，而且道理的證據，也很顯明。瑪寧求真道的心勝，所以看這本書，如同渴人得水的一般，越看越想看，總捨不得放下，以致他的心，全掛在這本書上了。因為他常考求內裡的道理，到末了，看得洞透，心中明白了，惟獨聖教會的道理，是真而無偽的。瑪寧一明白了聖教會的道理，片刻沒有遲延，立時回頭改過，入了聖教會。你看天主聖神，用一個平常的婦道人，好比自己的一個器具一樣，叫這個誓反教名高望重的宣傳師，棄了邪歸了正，得了真道的明光。瑪寧不光棄了邪，而且以後又晉陞了司鐸，更後又陞了紅衣主教。他為感謝聖神，領他得歸正道的恩典，著述了許多論聖神的書籍。哎呀！有多少教友，論聖神的

道理，絲毫不知，既然不明白聖神的道理，所以也不恭敬聖神，也不向聖神求恩典，真是可惜！聖神是天主第三位同聖父聖子，共是一個真天主，天主聖神，是一總的聖寵的泉源，又是賞賜人恩寵的主子。

▲第一節 聖經稱聖神爲天主

當聖教會初興的時候，教友們都公共度日，各人把所有的財物，都交給宗徒們，爲能隨便公用。當時有一個教友，名亞納尼亞，把自己的地土變賣以後，把價錢私自扣下一分，把別的一分交給了聖伯多祿。伯多祿受天主默啓，問他說：『所賣的就是這些錢不是？』亞納尼亞答說：『是的！就是這些錢，』伯多祿說：『爲什麼魔鬼入了你的心，叫你哄騙聖神呢？你這不是欺哄人，乃是哄欺天主。』

(宗徒行實五章三四節)

聖保祿宗徒，向葛林多的教友說：「你們不知道，你們

的身體，就是聖神的宮殿麼？你們在你們身上，應當光榮天主。」

(葛林多一書六章十九至二十節)

聖保祿把天主的德行，格外歸於聖神，向葛林多的教

友說：「這一個，蒙聖神賜給明智的言論，那一個，蒙聖神賜給知

識的言論，其實是一個聖神。一個聖神給那人非常的信德，又給這

人能療人疾病的權能；一個聖神，給那人行聖跡的能力，一個聖神

，又賜這人先知的恩典。凡這些事，都是一個聖神的功效，照自己

的意思，分施給每人。」

(葛林多一書十二一章八至十一節)

你看這不是明顯着天主聖

神，是全能全知的麼？因為非全能全知的，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分施給人，顯聖跡，說先知話的能幹。我說不光天主的德能，格外歸於聖神，且是天主的那些，奇工妙化，也格外的歸於聖神，因着聖

神，萬物就受造，天地更新。達味在聖詠上說：「你打發聖神，萬物就受造，大地以上，萬象更新。」（聖詠一百零三章二十節）因着聖神，世人纔得重生之恩，纔得生於天主，死後纔得入天國的大恩，如同吾主耶穌說的：「誰若不重生於水，及聖神，不得入天國。」（若望福音三章五節）因着聖神，我們方能受聖。聖保祿給格林多教友的信上，有一句話說：「你們因我等主，耶穌基督之名，並我等天主的聖神，已經洗淨，已經受聖，已經復義了。」（葛林多一書六章十一節）聖神既能做奇妙工程，能做天主的事工，能造生，能祝聖，能生育，他就該是天主，這是聖教會自古傳授的道理。當初降生後，二百八十一年上，在公司當定城開公會議的時候，有一百五十位主教，都齊口同音的定斷說：「瑪則道尼五說：聖神不是天主的邪說，是當棄絕的，」又在尼再亞

公會議，所編的信經上加了一句，就是『我信聖父聖子，所共發之使人生活的聖神；我信其同聖父聖子一樣受光榮，一樣受欽崇；我信其籍先知之口發出已言。』公會把所加的經文，呈明教皇達瑪穌，教皇很是認可，他自己在羅瑪公會裡，早已也定斷了說：『天主聖神，同聖父聖子，是一能一智。』

▲第二節 天主第三位稱爲聖神

稱爲聖神，因爲他是無窮聖善的天主，他就是聖善。又因爲他賞給全聖教會，也賞給每一個教友，各樣的聖寵恩典，他常在聖教會內，默默之中，主持一切，他教導，管理，祝聖一切，直到世界窮盡，總不間斷。有一位在北美洲傳教的神父，名商邦，述說了一件頗有情趣的事情，他說：『一千八百九十年間，有三個誓反教的牧師

，拜望歐陸伯黑人的首領，這個首領，原是個天主教的教友。他們會談的時候，有一個牧師，挺身立起，向在跟前的一些奉教的，及外教的黑人，開口言講，說：『好朋友們，你們不要奇異，你們不要拿着，同我們一齊，祈禱念經，當作可羞恥的事情，因為我們也敬愛天主，我們也是奔往天堂的人，在天主眼中，不分彼此，一總的教門，天主看着，都是一樣好。你們所奉的天主教，是個軀幹，我們所傳的教，及一切別的教門，是些枝葉，到底軀幹同枝葉，究竟是一個，出於一個根原。我說的這話，想必大家，齊口贊成，看着順情合理。各樣教門，既然同出一原，都是一樣，所以無論那一個教門，都能引人升天。』那一個奉教的首領，一聽這番背叛情理的言語，立即站起來，辯駁他說：『你這篇論宗徒的言論，依我聽

着，不免有些不對處。我們從來，只承認有一個天主，也只能有一個，真正的教門。既然天主是獨一無二的，所以真正的福音，純粹的宗教，也該是獨一無二的，萬不能有多數真正的宗教。因為我們不能設想，天主能立幾個，道不同的教門。請看就是一個，不懂文理的野蠻人，還拿着今天說三，明天說四，爲可羞恥的事，如何能設想天主，如今把他在世，所宣傳的道理聖訓，把他所立的真正教會，廢弛取消，再另創立別的教會呢？你說你們的教門，同我們的教門並駕齊美，到底你們，爲什麼不同我們，講一樣的道理呢？爲什麼？你們革除了告解聖事呢？爲什麼？你們沒有聖體的密跡呢？爲什麼？你們不講聖事的道理呢？爲什麼？你們不承認羅馬教皇，有管理普天下，闔聖教會的權呢？樹木的身幹枝葉，原是一個，

枝葉不能同身幹，有異樣的性類，這是眼見的事情，人所共知的，不能疑惑的，從來沒有人見，橡子樹結蘋果，蘋果樹，倒結橡子的。你既是說：我們的教是個身幹，你們的教，是個枝葉，所以你們就該同我們，信仰一樣的道理，講傳一樣的道理，到底我不求你們別的，但求你們，不要搔擾我們的聖教，不要用你們的魚目，混我們的珍珠，不要把你們的教門，加入我們的教會內，叫人看作了是一個教會。『除了聖教會以外，其餘別的各種教門，他們的道理，都隨着時勢改變，惟獨聖教會，自建立之第一日，以至今日，所信的道理，所講的道理，總沒有改變，同耶穌所傳授的，沒有絲毫的舛誤。到底聖教會，所以能如此的緣故，安在呢？我答應說：在天主聖神特別的助佑。因為聖神，直到世界窮盡，常常指引聖教會，

片刻不離。所以聖教會的道理，不能有絲毫的差錯，不能有些微的變更，這也是吾主耶穌親自許下的。耶穌頭受難以前，安慰宗徒們說：『我要求聖父，打發安慰之神來，他要常同你們在一齊，要教訓你們一總的事情。』我們稱天主聖神，是聖教會看不見的師傅，因為他光照那些有責任，保存聖教會道理的人，使之不能差錯，不能邪僻。又因為聖神，在聖教定斷信德道理的時候，默默之中，引領着他，又常常助佑教民，使他好好把從宗徒，及聖教神父們，所傳授下來的道理，保存在心中，按着信守。又叫他們，把那些道理，好好的傳授給自己的子孫，這樣一代一代的，直到世界窮盡，使那些道理，毫無異於初日。我們信聖神，常常在聖教會內，默導助佑，纔能明白，聖教會這兩千年的工夫，所以沒有搖動，道理始終

如一，七件聖事，總不變換的原因。若沒有聖神，在聖教會內，引導助佑聖教會，怎能永遠合一，怎能有如此堅固的信德，怎能使他的仇讐驚訝納罕呢？若沒有聖神的特別助佑，教化皇如何能定斷，或出，與耶穌的誠命，互相反對的規矩道理呢？至論教皇，不能差錯的道理，誓反教人，也有傾心承認信服的；比方海爾代爾說：『羅瑪（指教皇）總沒有過錯。』拉依撒紅衣主教述說：有一次，他自己陪着一個奉誓反教的公爵，往古聖教會，遭風波的時候，教友們避難的地穴裡去，參觀古跡。當初惡王，難爲聖教的時候，教友們就在那地穴裡，望彌撒聽道理，並舉行一切，事奉天主的敬禮。主教在地穴裡，一面走着，一面給那個公爵，講解圖像的字義，那個公爵，聽主教的講解，很是誠心留意，以後就向主教說：『天主

教的信友，所信的道理，是純正無疵的，因為他們如今所信仰的，和當初所信仰的，毫無分別。」主教面帶喜容，回答他說：「公爵說的不錯，我同公爵有一樣的意見。」有一個德國普反教人，也去參觀教友避難的地穴，他在裡頭走着的時候，向人說：「我真奇怪天主教所信仰的道理，考察他們如今所信仰的，同當初的信友，所信仰的，不差毫釐。」我們天主教人，不奇異我們所信仰的，所講的道理，同宗徒們所信仰的，所講的道理一樣，因為我們知道，在聖教會內，有天主聖神，默導指引，保護光照，使他不講傳謬道，捏造邪說。

天主聖神，不但默導保護聖教會，而且也祝聖管理聖教會。你看聖教會內，各樣得恩寵，得終向的法子，從那裏能得那豐滿的奇効呢

？不都是從天主聖神手中得的麼？你看聖教會中，常常有多少人，離棄了自己的父母，拋開了自己的家鄉，不顧自己的性命，不怕死亡的危險，爲愛主，愛人的緣故，甘心犧牲一生，到底他們，從那裏得了這麼大的心火呢？不都是從聖神手中得的麼？你再看看聖教會中，有多少致命的聖人，刀砍火燒，各樣的刑罰，一點不怕，他們的勇敢，從那裡得來的呢？不都是聖神，賜給他們的麼？再一說：聖教會中，有多少不婚不嫁的童貞，有多少精修的聖賢，各國各等，男女老少，難以計數，他們的志向，所以能堅固不折的緣故，豈不是因有聖神的相幫麼？你看看聖教會中，有多少善會，修會中，有多少修士，他們盡都是甘心棄絕世俗的快樂安逸，拋棄虛假光榮富貴，盡都是甘心効法耶穌，隨着他受貧窮輕慢，他們的這個心

意，是從那裏來的呢？不是聖神賜給他們的麼？不用說別的，但看看聖教會中的品位，及各等的等級，多麼有條有緒，你想想：一總的教友，都屬一個教皇管轄，再看看聖教會，經了多少風波，受了多少艱難，仍是依然穩固，依然興旺，且是越受難爲，越發興旺，直到如今，竟然傳遍了普世，無處無有。這樣一看，我們就該承認，有天主聖神指引保存聖教會，有天主聖神，默導啟迪聖教會，保護他穩渡現世的風波，助佑他得勝各樣的仇敵。天主聖神，不光這樣管領聖教會，而且也這樣管領每一個教友，他祝聖，光照，堅固，安慰，我們每一個人，又賦給我們寵愛，叫我們成天主的義子，死後賄受天堂。說到這裡，我們想想：誰能知道，闔聖教會，及我們每人，得了天主聖神何等樣的恩典，得天主聖神多少的聖寵呢

？我們得的各樣恩寵，都是天主聖神賞賜的。所以你若犯一個大罪，是把聖神，從你心裡趕出去，你這是自絕了，得聖寵的根源，自開了凶惡的門路，是何等的昏愚，何等的禍患呢？教友！我勸你，要用心躲避大罪，也要勉力謹慎，別犯小罪，好叫天主聖神，常住在你心中，做你甘飴之客，賜你各樣恩典的寶藏。

吁爾天主至聖神！爾與父子一體尊，所以你之恩寵光，注射我等污穢心，使我五官合三司，咸頌爾得與功勳，並以爾之烈愛火，灼熱衆愛使相親！

●第九端 「我信有聖而公厄格肋西亞，諸聖相通功」

從前班國皇上亞爾風雪，是一個狠熱心，狠明智的人，他常不斷的，感謝天主的三樣大恩：第一，感謝天主，造他爲人的恩典；第二，感謝天主賞他得奉真教的恩典；第三，感謝天主賞他爲皇上，又能爲天主出力傳教的恩典。巴不得我們都追隨這位皇上的芳表，常感謝天主召我們信奉教的恩典。我們都知道，奉真教的恩典，是狠宏大的一个恩典，你要懂得這個恩典的宏大，你先聽聽耶穌的話，就明白了。當初吾主耶穌在世的時候，常不斷許給世人，要立一個教會，他自己要常偕同這個教會，片刻不離，直到世界窮盡，耶穌又說：『地獄之門，不能得勝這個教會，』又說：『凡不聽這教會的人，是被棄絕的，當受永罰，凡不聽這教會的人，當看他爲外教人』

，爲大罪人。」從此看來，若是有一個人說：吾主耶穌沒有建立教會，或是說：吾主耶穌立的教會，光是爲一定的一個時候，並不是叫他常存不滅，這話爲耶穌，一定是莫大的凌辱。因爲吾主耶穌，若沒有建立教會，他如何能說，凡不聽從他教會的，當受地獄的罰呢？所以若說，吾主耶穌沒有設立教會，這不是明明的說，耶穌欺詐人麼？爲耶穌，這是何等的凌辱呢？從此看來，吾主耶穌，實在立了一個教會。到底恐怕有人問，耶穌所立的教會在那裏，那是他立的教會呢？有什麼標記，能以認得出來呢？信經第九端答應說：「我信有聖而公額格肋西亞。」

▲第一節 聖教標記略述一二

聖教會第一個標記，就是聖教的統一。聖保祿宗徒說：「兄弟們！

我勸你們，要小心提防那些，離間人心，叫人跌倒，相反你們所學的道理的人，你們該躲避他們。」（羅馬書十六
章十七節）又說：「只有一主，只有一個信德，只有一件聖洗，只有一個天主爲萬衆之父。」（厄弗所書
四章六節）教友！我對你說：除了聖教會以外，其餘別的道門，不是於道理上，互相背謬，就是於敬禮上，互相矛盾，總不能有一個一致的教會。我們的聖教會，無論是在那一洲，那一國，都有一樣的道理，一樣的彌撒，一樣的聖事。都共認羅馬教皇，爲吾主耶穌所建立的聖教會之元首，有掌管聖教會的全權。雖然聖教會內，有許多別的長上，管理教友，到底他們都甘心服於教皇權下，若有人不認教皇有掌管的權柄，不願意服他的管轄，就不算聖教會內的人，算是教外之人，因爲不認教皇的教門，不能是真教。所以教皇就是聖教會的

盤石，是聖教會不能差錯的師傅，是聖教會的立法者，是聖教會的最大之司牧。吾主耶穌既然立了教化皇，爲聖教會的盤石，所以凡離棄教化皇的，就是離棄聖教會。吾主耶穌既然立了教化皇，爲聖教會的師傅，所以凡離開教化皇的，就是捨了真道，因爲教化皇手中，握着天門的鑰匙。所以凡明知故意，不服教化皇的，不得升天，天門爲他永鎖不開，因爲教化皇，是吾主耶穌所派遣，牧放他的羊的大司牧，所以凡離開教化皇的，就不是耶穌的羊。教友你該歡欣踴躍，因爲你沒有離開教化皇，你還算聖教會的一個肢體，你也該小心，緊緊的抱住聖教會，如同你的父母一樣，別入了迷途，你看看他，雖在極凶猛的風波中，極利害的難爲中，仍然常常一致，無論什麼？還都是統一，常拿着這個，作聖教爲天主親立的一個准

憑實據，當作一個鐵石的標記。

聖教會的第二個標記，就是聖教會的聖善。或者也許有人問，聖教會真是聖善的否？教友！你能理直氣壯的答應說：不光說是聖教會，真是聖的，因為教中的道理，規誡，策畫，得恩寵的方法，不光指引人，引導人，成聖成賢，且是在我們的教會內，時時處處，實在有大德不凡的聖人賢士，貞操的男女，棄俗的隱士，代不乏人。他們的聖德，是真實的，不能疑惑的，是天主用聖跡顯揚了的。所以有聖教會，世界纔能更新，風俗纔能維持。有聖教會，那風俗卑陋的民族，纔能歸化向善。你光看中國日本安南諸國，有多少為信德，捨生致命的，這不是我們教會內，現有聖善的實事麼？這不是聖教會兩千年來，常開的聖德之花，結的美善之菓麼？教友！你

就是這聖教會內的一個肢體，你不當喜歡麼？我勸你，常要忠信隨着他的指引，謹守他的規矩，切勿片刻離他。如此你方能，在畢教會這棵大樹上，也開一朵馨香的鮮花，結一個聖德的美菓。

聖教會第三個標記，就是聖教會的大公，從前在比國有一個凶惡的時代，就是在一總的學堂裏，不講授聖教會的道理，沒有宗教科。有一個極仇恨聖教會的教習，想着使他的學生，都入迷途，所以他就設了，一個巧詐的問題，命學生答應。他說：「因為羅瑪教會，（指聖教會）傳徧普世，所以就稱為公教，然而誓反教，也傳遍了普世，不是理當也該稱為公教麼？」當時有一個十二歲的學生，站起來回答說：「聖教會稱為公教，並不是因為傳遍了普世，聖教會稱為公教，乃是因為這個教會，雖傳徧普世，到底還是仍然一致，

到底誓反教，大大不然。不錯誓反教，也傳遍了普世，到底他們按國都，分門別派，他們所講的，所信的，互相反對，彼此不同。到底羅馬教會，在各國，在各洲所講的，所信的，彼此相同，絲毫不背，爲此惟獨聖教會，能稱爲公教。』

惟獨聖教會，能稱爲公教的緣故，也是因爲惟獨聖教會，是從吾主耶穌傳下來的。惟獨聖教會，存立了兩千年的工夫，他的教民的額數，遠超過其餘的各種誓反教，教民的公共額數。教友！你們是聖而公教的肢體，爲此你們當相喜相慶，又當常真心，崇奉這個聖教。因爲他不斷的，爲你們祈求，規勸你們，行善避惡。他總不棄捨你們，就是有時候，你們有了罪過，他責罰你們，不過是想叫你們，回頭改過，痛悔前罪，因爲罪惡，是人類一總戰爭不和，並一總

災禍的根由。聖教會到底常想着叫人不蹈愆尤，克私寡慾，叫人彼此相親相愛，相好和睦，在基利斯督內，都成手足的兄弟。

聖教會第四個標記，就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惟獨聖教會，能證自己的由來，能按歷史的綱紀，序教皇的統系，能逐一遞敘，循着一轍，序到吾主耶穌所立的，頭一個元首，聖伯多祿。說起這一條來，真是叫我們喜歡，我們只一考查教皇的系統，我們自誇我們的聖教會，並不是無理忘誇。不光我們自己，考查教皇的系統，要誇耀聖教，就是連誓反教徒，也是如此。你看歷史家，瑪考萊的話，就可知道了，他說：『除了天主教以外，那一個教會，有爲信德致命的聖人呢？世俗的皇上，雖然富貴榮耀，有權有威，然而不能常勝不敗，常興不亡，幾年以後，國土就爲人所有了。到底教化皇，世世

代代，總不失敗，總不衰亡。你看世俗的皇帝，同教皇一比，真有天壤之別。『當初威內卽亞國，有人說：存立的年代甚久，與教皇存立的年代不相上下，到底同教皇寶座的年代一比，威內卽亞國，幾如數歲的一個小兒一般。威內卽亞國雖然富強，到底究竟爲人所滅，然而教皇的御座，仍然榮耀。教皇的御座，不光常常榮耀，而且他的勢力，未嘗稍弱，反倒與時增長，直至現今，還沒有一個要衰亡的現像。他不但光有治理教務的權能，而且各國立政治之權，各修會立規之權，也在他手中，我們不敢預說，他不是得見萬物終末的一人。頭央格魯撒遜民族，佔領英國以前，頭法人過萊因河以前，教皇就已經極顯耀，大有威權。頭希臘的口材學，在安提約希亞興勝以前，頭在麥加城恭拜邪神前，教化皇的榮名，已經就遠近都

聞了，已經被衆人愛戴尊敬了。教皇的御座，誰能預知何日預亡呢？恐怕就是日後，若有人從紐西蘭海島的曠野中來，坐在倫敦的破橋上，繪畫聖保祿大堂的時候，教皇的御座，還稍減不了他的尊榮。」（末了這一句話，恐怕有人不能會晤其中的意思，所以我今略加解說，以便易曉。這一句話，原是瑪考萊虛設的，紐西蘭是南太平洋的一個海島，離英國有數萬里之遙。倫敦是英國的京城，在這座城裏，有一個橋是一個很堅固，很壯麗的橋，爲天下所共知，按人的眼光看，這座橋，是不能破壞的，瑪考萊的那句話是說，就讓是待倫敦橋破壞了，有一個人，從紐西蘭那麼遠的地方來，坐在破橋上，單爲繪畫倫敦城裏的保祿聖堂，教皇的寶座也傾倒不了。他的意中是說，倫敦橋傾壞，從紐西蘭來一個能繪畫的人，都是不可能的事，到底教皇的御座倒塌，更是不可能的事。

從前在英國，有一個鄉間的董事，名達尼厄爾，被一個安理甘教的人，當面侮慢，罵他爲「教皇之奴。」（這句話，是當時在歐洲罵奉教的一句話。）這個董事，雖受這等侮慢，到底容顏毫不改變，謙恭的樣子，答應說：「你想你說我是教皇之奴，是辱罵我，豈不知，你說我是教皇之奴，爲我是很大的光榮。不用你說我是教皇之奴，我自己也承認，我是教皇之奴，而且我很喜歡，爲教皇之奴。因爲教皇之奴，這個名字，叫我知道，我的信德，因着教皇之系統能序到吾主耶穌。到底你們教會首領的系統，只能到恩利各第八，及依撒伯爾。」教友你當喜歡，因爲你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中的個肢體。你當高看聖教會，因爲是耶穌立的，他自己永遠當教化皇。你奉了聖教該當忠信，保守你的信德，終身不要背棄，因爲惟

獨在聖教會內，有真理，有救援，能得救贖的恩典。其餘那些從聖教會內，分出去的裂教，他們的道理俱都是按自己的心意，從聖教會中採取的，日後又隨意，加添改變的。所以他們的道理，都是邪妄虛假的。從以上說的看來，惟獨聖教會，有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這些標記；所以惟獨聖教會，是至真，至實，而能救人的。教化皇比約第九說過：有一句話，每一個教友，當銘刻心中，就說：「凡不信認羅瑪聖教會的，不能得救升天，聖教會，是惟一的救命船。還有一句話，每一個教友，也都當牢記不忘，就是：凡外教之人，不能得聞真教的，自己不能分辨真教的，這等人，在天主台前，沒有不信認聖教的罪過。一好教友！我們是聖教會的兒女，我們真是有福氣的，誰的福氣，比我們的大呢？到底若是

一個教友，背了聖教，或是仇恨別的教友，他的禍患，可也是至大無比的；這樣的人，不但死後受地獄的永罰，且是在世上，已經就受世人的侮慢。荷蘭國的國務大臣，名茂德滿，是個傾心誓反教的教友，辦事公道，不徇情面。某日在京城裡，有一個專門法政的少年，去投奔他，求他叫自己在政界上，任一個職位。茂德滿問少年人說：『你崇奉什麼教？』少年人答說，『我奉天主教，到底奉與不奉，沒有什麼關係。』茂德滿一聽這話，立即站起來，責備他說：『你不知道，你生於天主教中，受了天主教中的教育，爲你是莫大的光榮麼？政治界上沒有你當充任的職位，因爲你既不忠信於你的天主，也必定不能忠信於國王。』我們可是要忠信保存我們的信德，終身當聖教會的兒女。因爲惟獨在聖教會內，能諸聖相通。

功。

▲第二節 聖教諸聖能相通功

世上有真正信德的教友，煉獄的靈魂，以及天堂上的神聖，共成一會，彼此能相通功。世上的聖教會，也叫戰爭會；在煉獄受苦的那些靈魂，也叫苦煉會；在天堂上的聖人們，也叫榮福會。雖然名字不同，到底共是一會。這三個會，彼此連合的很密切，如同一身的肢體一般。吾主耶穌，就是這一身的首領。我們如今，先要說世上的信友，如何相通功。我們說世上的信友相通功，就是一總領過洗沒有大罪的教友，格外的義人們，都有分於耶穌的功勞，及諸聖人所有的功勞，並世上一切天天所做的彌撒，衆教友所念的經言，所行的善功。我們不但與世上的教友，彼此能相通功，如同以上說的

，而且我們同煉獄的靈魂，也是一個身上的肢體，也能彼此相通功。我們同煉靈，相通功的法子，就是爲他們念經，行善功，得大赦，格外爲他們望彌撒，相幫他們早脫苦刑。爲煉靈念經的道理，在古經上已經就有了，古經記載：猶達瑪加伯命人，在日路撒冷大堂裡，爲陣亡的猶代兵士們念經獻祭。古經上，很稱讚他的這個辦法說：『爲已亡者獻祭，救他們早脫免罪罰，是很聖善，很有益處的意念，』從前英國某誓反教人，有一個兄弟，同他心心相印，意意相合，相親相愛，說他們是手足的兄弟，真是有名有實。一天他的兄弟，得病死了，所以他心中，很是難受。有一次，在愁苦之中，自己問自己說：如今我兄弟的靈魂，在那裡呢？他生時，雖不是罪大惡極的人，到底却有些過錯愆尤，所以他必不能在天堂上，到

底也不能下地獄，究竟他的靈魂，如今在那裏呢？但因為誓反教人，不信在天堂地獄之間，有一個煉獄，所以這人心裏，憂悶至極，想他的兄弟，升天一定不能，下地獄亦未可知，故此終日煩悶，不得心安。他爲消滅自己心中的憂愁，想着出遊外國。這一天，正是追思已亡瞻禮，他到了德國，一座光有奉天主教的城裏，留心看了看，當時教友所行的禮節，心中遂得了很大的安慰，想着必該有一個煉獄，他的兄弟，准在煉獄裏，所以還能有見他面的日子。從今以後，這個誓反教人，棄了邪，歸了正，奉了真教。

我們與煉獄靈魂相通功外，還能與天堂上的聖人聖女，彼此相通功，就是我們恭敬他們，求他們爲我們轉求天主，他們也聽我們的祈求，爲我們代求恩典。說我們恭敬聖人們，到底許不許呢？答應說

：不但許，且是極其合理。因為我們常見世俗人，也尊敬光榮那些辦過大事，創過大業的人；比方為他們立碑揚名，為他們雕刻態像，作後世的記念。從此看來，我們尊敬光榮聖人，不是理所當然的麼？求他們相幫，不是很合理的麼？再一說，聖經上說：「義人恆久的祈禱，很有能力。」你看一個世上義人的祈禱，還很有能力，天堂聖人們的祈禱，不是更有能力的麼？聖人們在世時，就常懷着愛人如己的愛火，甘心相幫人的難處，如今在天堂上，就能減少了從前愛人的愛情麼？見人求他們相幫，能置諸不理麼？嘻呀！誰知道有多少人，因着聖人們的轉求，得了所求的恩典呢！

我們既理當尊敬聖人，所以也當尊敬，聖人們的聖觸聖像，因為天主，也屢次為光榮他們的聖觸，顯過聖蹟。我們尊敬聖人們的聖像

，並不是尊敬做成聖像的那些材料，如木石等類，到底我們尊敬的是吾主耶穌，及聖人們自己。我們尊敬聖人們的聖像，也是爲借着能效法他們的表樣。從前有一個誓反教的博士，去覲見教皇，厄俄略第八，教皇問他說：『你看這座伯多祿大堂，心裏也覺着喜歡否？』那個博士答說：『頭進去以前，心裏沒有覺着什麼喜歡，及趕進去以後，待了工夫不大，就覺着滿心的喜歡，』教皇遂就說：『你們教中的人，正是如此，頭進我們的教以前，心裏煩惡我們的教，及趕進了我們的教以後，心中覺着，有很大的快樂，所以你們都進來吧！不要站在門口上，這樣你們都要大大的喜樂。』巴不得，一總的誓反教人，都認識聖教會，在聖教會的真道上統一上，聖善上，至公上，認出他是真正的聖教來，都速歸自己的父家。巴

不得一總奉教的，要看重自己所有的福氣，常常保存自己的信德，當聖教會的好兒女，天天同普世的教友，念：『我信有聖而公，厄格肋西亞，諸聖相通功。』

●第十端 我信罪之赦

從前有一個很出名的醫生，五十多年的工夫，施藥行醫，見過無數臨終的人。他到了年老的時候，在他的日記簿上，寫了一句話說：『我五十餘年，看病行醫，經歷的事情難以計數，到底沒有一個事情，比人死時的光景，更叫我注意的，凡是固執於惡的邪教人，死的時候，盡是心中失望，疑惑叢生，而且屢屢惡狀顯現，令人驚駭。凡冷淡教友，死的時候，也是心中不安，痛悔不切，發顯失望的。』

樣子。凡死的時候，有真平安，有真喜歡的，皆是天主教的真正熱心教友。」

我們知道，人人都犯過罪，聖若望宗徒說過，「誰若說自己沒有罪，他是自己欺哄自己，真實也不在他內。」我們也知道，罪過叫人心中恐懼不安，一個人罪過越重越多，受良心的嘶咬，也越利害。因為犯了重罪，心中不得平安，因而自盡的，事不罕見。到底我們犯了罪，有人能赦我們的罪，免我們的罰，再賞給我們心內的平安麼？答應說：一定有，這個人，就是聖教會，我們的慈母，他常不住聲的，呼喊那些罪人，追隨着他們，把他們抱在懷中，用善言安慰他們說：『你的罪赦啦！』惟獨我們的慈母聖教會，有赦罪的神權，惟獨聖教會，信「罪之赦。」惟獨聖教會，能安慰罪人，能向

罪人說：「你的罪除去拉！」因為惟獨聖教會，能賞給人心內的真平安，真安慰。所以惟獨聖教會，能是真教，是吾主耶穌所立的。一千八百九十年間，世界馳名的輪船，沉沒到海裏，當船下沉的時候，衆人亂叫亂喊，呼求救命。船上有一位神父，向天主教的信友說，你們速發痛悔吧！我給你們念赦罪經。當時有一個誓反教的牧師，跪到神父跟前，求神父也赦他的罪，神父問說：「我的好弟兄！你也求赦罪麼？」他答應說：「是，我也求神父赦我的罪，我先是一個沒有赦罪之權的教會之奴！」這個牧師，遂就發了信德，全信天主教的道理，又發了真心痛悔，以後神父就赦了他的罪。

▲第一節 誰能赦人的罪呢？

赦罪的神權，惟獨在天主手中，當他在世的時候，已經屢次用過

這個權柄；比如他赦過瑪達肋納的罪，給一個癱瘓人說過，『我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拉！』他又曾赦免了，一個犯姦的罪婦。總而言之，吾主耶穌，常寬赦那些有真痛悔的人，因為吾主耶穌，獨握赦罪的權柄。但若他升天以後，世上就不能有赦罪的人，所以耶穌就把赦罪之權，交給宗徒們，也命他們，後來把這個權柄，再交給接他們位的人，就向他們說：『如同聖父打發了我來，這樣我也打發你們去，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赦了，你們存留誰的罪，誰的罪就存留不赦。』（若望經二十章三十三節）從此看來，聖教會內赦罪的權柄，是從耶穌得的。為此聖教會，在赦人罪的時候，因天主的聖名聖命赦。

我們也知道，赦罪，平常在告解中。既是如此，所以告解聖事，就

是吾主耶穌立的了，因為世人，萬不能立一件聖事；你看下邊的一個故事，就知道我的話，不是虛設的。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德國漢諾威省的王子，願意在誓教內，加添告解聖事，所以遂就出示勸諭本省誓反教人，在牧師跟前，私自明告已罪。誓反教人，一聽見這事，都羣起反對，決意不服。你看雖然王子光是勸他們，在牧師跟前，私自告明已罪，並沒有命他們該當如此，到底他們還都抗違不服，以致於王子，當把出的告示，快行收回取消。從此看來，誰還能信告解聖事，是人強加給天主教民的一個重任呢？若世人立了告解聖事，奉教人，豈能安心擔負這個極難的重任麼？能不起抗違的亂事麼？你若不信這話，敢問你，歷史上何處記載，人立了告解聖事呢？敢問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立的呢？當那一

位教皇的時候立的呢？我想沒有人能答應這個問題，因為告解聖事，真不是世人立的，是天主耶穌親自立的。再一說，就讓是世人，或神父能立告解聖事，他們必定也不立，為什麼呢？因為若是他們立了告解：第一，他們自己先當行告解，明告己的罪，己身作則，方能使人。設若真是如此，也算是他們，昏迷至極了。因為那是無緣無故，加給自己一個極難的重任。第二，他們若立了告解，是他們又加給自己一個，聽告解的責任，又因為為聽告解，要緊有高超的神知神學。所以他們，若攻讀神學，不用心力，學識淺薄，他們必有遺害別人的大罪。再一說，若是神父在聽告解的時候，遇有難解釋的事情，若是因自己的過失，沒有得足數的知識，解釋的不清楚，或解釋的有差錯，這樣神父自己當替人担過，是自招禍患。第

三，告解不是神父立的，是因爲聽告解，不光爲神父靈魂有危險，且是爲他的肉身也有損害；屢次幾點鐘的工夫，坐在一個地方，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爲肉身的康健，害處不淺。再一說，神父屢次當聽病人的告解，雖然病症傳染，神父也不宜推辭，你看看是如何的危險。有一位醫生證明說，有許多神父，因爲屢次聽告解，所以短了壽期，早死了。從以上看來，凡是明白人，不能信告解聖事，是神父立的，必說是吾主耶穌立的，就是吾主耶穌，叫宗徒們領受聖神的時候，立了這件聖事。耶穌說：『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赦了，你們存留誰的罪，誰的罪就存留不赦。』到底該知道，不是一總的神父，有赦一總罪的權柄，有幾個格外重大的罪，平常神父，沒有權柄赦，光教化皇或主教，有權柄赦，這是爲叫教友，格外

躲避這幾個罪。到底在臨死的時候，每一個神父，有赦一總罪的權柄。所以一個人，無論有多麼重大的罪過，到死的時候，只要有真心痛悔不拘那一位神父，都能赦他的罪。

▲第二節 在什麼聖事內赦人的罪呢？

聖教會格外在兩件聖事內，赦人的罪：就是在聖洗；告解內。當初吾主耶穌，在世傳教的時候，尼各德睦夜間去問他，升天堂的道路。耶穌對他說：『人非重生於水，及聖神不得入天國。』（若望經三章五節）從耶穌這一句話看出來，聖洗聖事，有多麼大的關係！人因着聖洗，纔能得超的生命，因着聖洗：第一，能得諸罪之赦；第二能得諸暫罰永罰之赦；第三，因着聖洗，能得寵愛，及各樣超性的恩典；第四，人一領洗，靈魂上，就得一個永不滅的神印。總而言之，人一領

了洗，就成了一個美麗，潔淨，聖善的新人。人一領了洗，就有分於天堂上的福樂光榮；人一領了洗，就成了天主，及聖教會的兒女，成了吾主耶穌的兄弟，能賄受天堂上的產業。你看聖洗，有多大的效驗，多大的關係，真是我們世人的萬福之原。所以一個人，一領了洗，真該用天下的音樂慶賀他，因為人領了洗，算是天主新生的兒女，天堂上新選的王侯。該知道，我們不是一生到世上，就有天主的聖寵，就是天主的兒女。我們成了教友，是天主的兒女，有了聖寵，是因聖神的恩典，常常感念天主聖神的恩賜。記念我們領洗的日子，因為領洗的日子，就是我們生為天主兒女的日子，在這一天上，我們的名字，就登在常生的冊子上了。從前法國的聖類思國王，遇有什麼公事，出示通告民人的時候，畫自己的押，「類思

坡阿西，』因爲聖王在坡阿西地方領了洗，他拿着這個地方，當他生於天堂的地方，看着坡阿西，比法國一總的地方，更加尊貴。聖王也常說：『放在我頭上，給我付洗的三隻手，比我的王冠，更是尊貴。』在黑人地方，傳教的一位神父，述說一個老人，年紀到了八十，纔得領洗的大恩。這老人，領洗二年以後，得了重病眼看要死，有人問他年紀多大，他答應說：『今年纔滿兩歲。』那人奇怪的很，遂又問說：『你已經白髮蒼蒼，怎能纔滿兩歲呢？』老人答說：『我是從生爲天主兒子的生日算的，從那一日，至今剛有二年，其餘那八十年的歲月，都是虛度的，而且並不是生活，乃是死於罪惡。』

可惜我們，大半都沒有保存領洗時，所得的聖寵恩典，都是因爲犯

了罪，失落了。到底天主可憐我們的軟弱，又給我們預備了，再得那些恩寵的法子，就是告解聖事。這件聖事，就是吾主耶穌，復活當天晚晌，頭一次發顯給宗徒們，給他們祝福的時候立的，就是向他們哈氣，叫他們領受聖神的時候，交給了他們赦罪的權柄；就如前邊說的，當初吾主耶穌，立告解的那一晚晌，賞給宗徒們很大的喜樂，很大的安慰，如今在告解的時候，吾主耶穌，也賞給你一樣的喜樂安慰，你想想。有多少犯了重罪的，或是心中憂悶失望的，因着告解聖事，又得了平安，又得了喜樂呢！有多少人，家道不和，終日吵鬧，因着告解聖事，又得了和睦平安呢！告解聖事，真是世界的一個珍寶，一劑靈藥。你想想：若沒有告解聖事，世界能到個什麼地步呢！沒有告解聖事，世界有多麼可憐呢！若是真沒有告

解聖事，世界真成了一個，極可憐，至污穢，毫無福氣，萬災叢生的世界了！到底至仁慈的天主，不但立了告解聖事，赦人的罪過，而且他親自去，迎接罪人，用口親他，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彩色的新鞋，手上給他戴上戒指，若是他甘心住在天主那裡，後來還賞他，赴天堂上的歡筵。你看看，還有什麼，天主的仁慈恩典，比告解聖事的恩典，更大的呢！想到這裡誰不願意，多領這件聖事，好多得天主的恩典聖寵呢。誰不當感謝天主的仁慈，立了這個聖事呢！有一個英國誓反教人，名阿拉，他說：「聖教會中，最有効力的法子，最能生發各樣恩典的根源，就是告解聖事。」加祿皇帝，第五的神師，也管著著述歷史，名叫多明俄斯考套，他說：「自從德國把告解聖事，廢弛了以後，各處裡奸盜邪淫，偷竊不義的罪惡，日

多一日，甚至兄弟，彼此不能相信，親鄰彼此相偷。連誓反教的人，也看着道德日見喪亡，風俗日漸頹壞，所以他們屢次，選遣代表，求加祿皇帝，把告解聖事，再定爲規戒，令人都當遵行。」

▲第三節 什麼時候赦人的罪呢

聖奧斯定說：「天主願意一總的人，得救靈魂，」到底人也該當盡其所能，所以若願意聖洗，生發赦免原罪的德能，就該當遵行聖教會所命的，就是該當用水，到在領洗人的額上，同時念，「我洗爾，因巴得肋，及費略，及斯比利多三名者，」若領洗的，是開了明悟的大人，他該當知道，要緊的道理，又當全信無疑，並該發真心痛悔，悔恨一生的罪過，至於在告解聖事內，人也當盡其所能，就是該當謹守告解的，五條要緊規矩，卽省察，痛悔，定改，告明，補

贖，這五條規矩當中，最要緊最有關係的，就是痛悔，因為提但同公會議說：『天主總不寬免，一個不痛悔罪的人，人想得赦罪之恩，就該有超性爲頭的痛悔，』就是該痛悔自己的罪，是因為得罪了，無窮美善，至可愛的天主，至大的恩主，應當受他公義的刑罰，爲此凡因為犯罪，失了自己的財物，或是因為傷害了，本性的某樣好處，痛悔己罪的，不能得罪之赦，如同厄撒伍一樣。凡是光因為怕什麼大危險，或是光因為怕打雷打閃，願意回頭改過的，不能得罪之赦，如同法郎皇上一樣，凡是光因為怕疾病患難，痛悔己罪的，也不能得罪之赦，人願意得罪之赦，就該當發超性的痛悔，再說：『以上說的五條規矩，雖然不十分容易做，到底你略想想：若你做的好，就得諸罪之赦，這麼一想，你就不覺難做了，我們當好教友的，

要好好守那五條規矩，因爲有大關係，你願意行妥當告解，得升天堂，就當守那五條規矩。」

●第十一段 「我信肉身之復活」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間，普路士同奧國相爭不和，兩國互相動兵，於七月初三，兩國兵將，臨上陣交鋒的時候，教化皇要降福奧國的總司令伯內德，到底伯內德盡力辭却，想着自己人衆馬多，用不着降福的相幫，自能戰敗普路士，所以向教化皇說：「聖父光求天主，別管這兩國的事情，我自能得勝，」這樣他心裡懷着，一腔的驕傲，前去迎敵，及趕兩國兵將，一相交鋒，雖然伯內德的兵多將勇，

到底軍潰馬散，打了一個敗仗，世界萬物，是天主造的，所以也得受天主的掌管，天主掌管各國各民，也掌管每一個人，無論什麼？都在他全能的手中，所以若有人想或是說：不用天主照管他的事情，他自能辦事成業，這是至大的謬妄，爲天主，也是至大的凌辱，這是辱罵天主，這個謬妄的想法，這個辱罵天主的言語，有天天的實事，證明他的不對，懲罰他的罪過，因爲天天，約死十萬多人，設若用不着天主照管人的事情，爲什麼死的那些人，不叫自己常生不老呢？我們都是貪生惡死的，到底我們不能作主，所以我們都得有一天，到天主台前去聽審判，到世界窮盡的時候，都得復活，我們要明明承認天主的全能，到末日能叫我們的肉身復活，如同我們常在信經上念的，『我信肉身之復活。』

▲第一節 我們人人都得死亡

我們都得死是一定的，是人人都知道的，不能疑惑的，到底何時，何地，如何死，我們絲毫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是今天死，或是明天死，不知道是五年後死，或是十年後纔死，不知夏天死，或是冬天死，不知死在白日，或死在黑夜，你覺着，你今天血氣剛強，精神爽快，恐怕明日，就沒有你了，從前瑞士國的國務總理畢來爾，很相反聖教，有一天，他在一個會場裡，向衆演講說：「好友們！我今天給你們報一個喜信，就是哎尼蓋主教，於四月十四日，要從他的城裡被逐出去，果然四月十四日，主教被警察從城裡逐出去了，並且也革了主教的權職，到底正是四月十四那一天，畢來爾也失了他的職位，就是正在那天死了，再一說：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在那

裡死，我們是死在家裡呢？或是死在田地裡呢？是死在堂中呢？或是死在酒館戲場中呢？是死在本國本鄉呢？或是死在異域外邦呢？一千八百八十四年間，有一位神父名烏爾，在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瞻禮上，給教友們講靈魂的潔淨，是如何要緊，講的時候，提起痛悔的道理來說：「補贖固然能赦免人的暫罰，到底有真心痛悔，補贖纔能有效。哎呀！痛悔痛悔！」話還未說完，立即斷氣死了，頭幾年，有一個婦道人，在本地方的主保瞻禮日上，往堂裡去望彌撒，正在堂裡跪着的時候，忽然死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陽正月間，肋味士檀博士，在伯林招聚學子，開演講會，他自己充任主席，首先宣講，到演講煞尾的時候，大聲高呼，「我祖國，我國榮，我國權。」說完這話，遂就舉起酒杯來，慶祝國家，把酒杯剛攔在口唇

上，就斷氣死了。哎呀！我們真不知道，我們如何死，我們不知道是忽然死，或是害病死，不知道，得領臨終聖事死，或不得領而死，不知道死時，有家人守護伺候，或是獨自孤身而死。

死亡搶生如盜賊，不知何時忽臨身，不問你行或是坐，不問年老或精神，一旦死亡來叫你，即當隨去離朋親。

一千八百八十年，復活瞻禮第二天，有一班女子，往外教人地方去，歌唱跳舞，正在歌唱的時候，有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忽然得了心急病，立即倒地死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最相反聖教會的羅拜爾拉木乃，死在巴黎一個樓上，死的極其可憐！連一個人也沒有守着他的，埋葬他的時候，不過只有幾個人，給他送殯，這都是他的驕傲所招致的，在外國某地方，有一個橋，橋頭上有

寫的一句話說：「萬物皆是過客，一聖經上也說：『我們在上，是旅行的人，是爲得將來永福的。』」從此看來，一總的人都該死，到底何時，何地，如何死，我們不知道，所以人若一生，醉夢不醒，終日昏昏沉沉，一心想財想富，貪快樂，找安逸，一点不思慮死亡的

大事，不算是糊塗至極了麼？我們當好教友的，不當如此，當好好預備着，天主收我們的靈魂，得一個善死，這就是說的，叫我們用心躲避大罪，好好保存靈魂上的寵愛，若這樣行去，死亡無論何時來到，或是忽然來，或是遲緩來，爲我們就不是可怕的了，雖然到全知的判官，台前去聽審判我們也不怕了。

△第二節 一死之後卽有審判

人一死之後，靈魂立刻就到天主台前，家中親朋，還哭着的時候，

審判就完了，永遠的大事也定案了，就是按各人，一生的善功罪過，或升天堂，或下煉獄，或下地獄，永遠不能更改了，升天堂的人，是靈魂上有寵愛，沒有絲毫罪過，及所當受之罰的人，下煉獄的人，就是那些雖有寵愛，到底還有小罪，有當受之罰的人，下地獄的人，就是帶着大罪的人，從此可見，推人下地獄的，就是大罪。哎呀！還有什麼比大罪，更叫人害怕的呢？誰不當天天熱心念經，善領聖體，妥當告解呢？誰不當堅心勇敢，退不好的念頭，離開引人犯罪的事物呢？只要我們不犯大罪，常保存寵愛，別人無論搶奪我們的什麼，或是金銀財貝，或是光榮名聲，我們還算是無窮富貴的，因為我們還是天主的兒女，還能賄受天堂上的產業，到底我們也該明白，不要拿着每一個罪，當了大罪，爲成一個大罪，要緊有

三條，就是第一，犯罪的事情，當是大事情。第二，犯罪的時候，當明知道犯罪的事是大事。第三，雖然明知犯罪的事是大事，還是願意犯，若這三條中缺一條，就不是大罪，若是在關係輕小的事上犯了罪，也不是大罪，或是若想着做某事，不是大罪，或不是全故意犯的，也不成大罪，若是那三條要件，在某罪上全有，這個罪，就是個大罪，就成了萬禍之根，永罰之由，因為大罪，叫我們離開天主，奪我們的功勞，却我們升天的執照，推我們下地獄，受永遠的苦刑，所以沒有比大罪更凶惡的，到審判的時候，沒有比大罪更難為良心的，所以你該十分用心，躲避大罪，至死不敢犯。

從前有一位伯爵，名費德利，是個很熱心的人，到了臨死的時候，自覺不能支持多大工夫了，所以就問醫生說：「你如今給我說：我

還能支持到明天，或是不能呢？」醫生說：『伯爵一生寡過，信德純堅，所以我如今敢給伯爵說：伯爵不能支持到今天半夜了！』伯爵歡然向醫生說：『天主當受讚美，我也很感謝你，耶穌基利斯督當受讚美。』他說完這幾句話以後，就咽氣死了。噫呀！巴不得我們，都得一個這樣的死，若真都得一個善死。我們就不怕天主那極公義，極嚴厲的審判了。

天主審判人靈魂，一生功罪簿上陳，法審手中執神衡，賞無罪者進天門，賞他剛勇戰三仇，不畏苦難冒槍林，今日奏凱獲全勝，報以永福伴天神，死後神目消朦朧，明見判官執天平，衡爾一生無有罪，見爾一生純善行，克己苦身嚴補贖，痛哭往罪恨無窮，呼聲善僕可愛子，

來與衆聖進天庭，死後靈魂到主前，見主聖容威且嚴，展開善功罪過簿，見爾終日被慾害，情慾火燒苦痛甚，爾仍剛毅勇直前，呼爾受賞享天福，以至世世無終年，噫爾人子行寡善，死後如何受審判，一生思言行爲惡，怎能得着好斷案，爾罪囚乎宜明知，人死速快如雲散，故此爾宜速回改，以免死後靈駭戰。

▲第三節 人到末日都當復活

世人都當死亡，死後靈魂受審判，肉身歸於土，這都是不能疑惑的道理，雖然我們的肉身朽爛，仍歸於土，到底到世界窮盡的時候，還要復活，或者你也許問，我們的肉身死後已經朽爛，成了灰土，怎麼還能再叫他復活呢？答說：天主是無所不能的，當初他能用

黃土造亞當，賞給他一個生命，到世界窮盡的時候，也能叫一總的人復活，你看看五穀的種子，就是我們復活的表像，五穀的種子，撒在地裡，先當朽爛，然後纔發芽生長，從土中出來，你再看看，到秋末的時候，有許多虫子吐絲結繭，變形成蛹，看着似乎死了一樣，到底春風一颺，天氣一煖，一總的蠅虫，都蠢蠢蟄動，那些蛹虫，也都變成了彩色的蝴蝶，在花卉間，各處飛舞，與冬天的蛹虫，絕然不一樣了，不光蠅虫是這樣，就是別的萬物，也是如此，你看到秋霜降後，樹木凋零，花草敗落，各種的禽鳥也不嘯鳴，看着萬物，真是如同枯乾的一般。到春天一來，萬物一新，鳥聲悅耳，花色悅目，氣味芬芳，光景怡人，這一切的變更，都是天主的全能所做的，都是我們復活的表像，你想天主能做這些事情不能到末日

，叫人的靈魂，再回他的肉身，從坟墓中復活麼？天主的全能，是無限無量的，沒有他不能的事情，肉身復活的道理，在聖經上，吾主耶穌已經給我們說明了，所以我們不能再有疑惑，吾主耶穌說：「時候一到，凡在坟墓的人，都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行善的復活出來，得生命，作惡的，復活出來，受審判。」（若望經五章二十八節）再一說：設若吾主耶穌，沒有向我們說過，復活的道理，我們的明悟，也能推論出，該當復活的道理來，因為行善作惡，肉身也有分子，所以受賞受罰，肉身也當有分子，這不是明顯的公義真理麼？既是肉身，有受賞罰的分子，所以善人的肉身，復活起來，必定光耀無比，惡人的肉身，復活起來，醜陋難看。

論善人的賞報，默照經上說：

（二十一章四節）

「天主要擦乾他們的眼淚，

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哀號疼痛了！」——以後義人發光如同太陽，榮入父國，——他們的肉身，不但大發光耀，而且也得神速神透的恩典，，不論什麼遮隔，他們都能透過，不拘多遠的距離。轉眼就到，至於惡人的報應，就是永遠的地獄，萬福皆無，諸苦皆有。的火坑，我們一總的，必定都願意到復活的時候，肉身發光耀，得永賞，我們既願意，得個光榮的復活，如今就當保存我們的身體，不受罪過的污穢，另外該當不叫受，貪饕不潔之罪的污穢，從前在美國，有一個印書的人，名弗郎克林，頭死以前，自己撰了一個碑文，叫人寫在他的坟墓上，就是「此乃白雅明弗郎克林之墓，內葬蛆虫之食，弗郎克林之屍，其屍比如書本的套皮一般。雖然皮套上的彩色花紋，已被磨消，到底皮套，還是用之物，待印刷者，再事

以花紋，印以金字，作爲新書之皮套。教友！若是你常行善避惡，保存身靈的潔淨，到臨死的時候，你也能自撰一個，盼望得光榮復活的碑文。

我之願望甚堅固，望身光榮出坟墓，一生行善躲避惡，安息主懷主永護，死後安眠坟墓中，聽主天神吹號聲，應聲立起見主去，主攜我手進天宮。

●第十二端 「我信常生」

一個人沒有信德，他也不能見信於人，因爲一個人若不奉教，不信有天主，不信有天堂地獄，必定毫無所怕，必要放僻邪侈，無所不爲了，所以這樣的人，別人不敢依靠他，人不奉教，不信天主，不

能見信於人，別人不敢同他共事，這還是個小事，到底還有再大的事等着他，就是永遠，因為我們死後，還有個永遠的生命，若我們在世，信奉聖教，熱心恭敬天主，死後就永遠享福，不然就永遠受苦，信經第十二端，我信常生，就是永遠常生，永遠享福的意思？

▲第一節 地獄永苦叫人寒心

有一個地獄，這是信德的道理，是不許疑惑的，從前有一個，很難為聖教的人，名加伯達，死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上，他臨死的時候，屢次使大聲喊說：『我覺着地獄的火燒我，』這個人，原來是個教友，到後來落到了，這等的地步，不信天主，不信天堂地獄，到底他自己，還是得證明，實在有地獄，因為他說：地獄的火燒他。『噫呀！地獄的苦，真是可怕的，下地獄的人，在世上光操心費力，

積儋財貝，到底爲他們，有了什麼好處呢？他們一點，也帶不了去，下地獄的人，在世上光圖謀光榮，貪求地位，到底爲他們，有了什麼好處呢？他們所有的地位光榮，都落到了別人手中，下地獄的人，在世上光交接朋友，放蕩浪遊，到底爲他們，有了什麼好處呢？那一個朋友，還記念他們呢？下地獄的人，在世上好找安逸，圖自在，遊戲園，聽淫曲，他們的那些快樂，如今在那裡呢？到底這一切的苦，還是小苦，更大更利害的苦，就是他們失落了，超性的福樂，天堂的喜歡，下地獄的人，如今看見自己生前，得了多少聖寵神恩，到底沒有善用，他們如今又想起生前，受了天主多少提醒，到底沒隨從，他們該有多麼後悔呢？還有更叫他們難受的，就是他們知道，永遠不能出來，永遠不能享受，天堂絲毫的福樂，到底

還有最大的一苦，就是永不得見天主，這個苦，就是地獄的本苦，是最大的苦，地獄裡去了這個苦，就不算地獄了，雖然如此，到底其餘別的苦，也是莫可明言的，比如禁錮的苦，火燒的苦，我們知道地獄的火，是神火，永遠不滅，燒的內外。再一說：有魔鬼難爲的苦，自己的親朋，咒罵相恨的苦，又有各樣毒虫攻咬的苦，更有良心，常責備的苦，不斷聽良心的責備，說你如今受苦，是你自招的，是因爲你自己犯了罪，你從前很容易救你的靈魂，到底你不願意，你如今可受苦罷！永遠不能出去，下地獄的人，又是失望，又是後悔，誰能想得來，是何等的苦呢？

從前有一個尊貴人，在死重垂危的時候，總不願意別人，爲他請神父行臨終聖事，而且是，連聖事的名字，也不願意聽，他的妻子，

見他這個光景，心中不免害怕，所以不斷的央求他，許請神父，行臨終聖事，這個病人，只因爲他妻子，不斷央求，因爲嫌囉唆的緣故，就許了他去請神父，到底向他妻子說：『你如今去請神父，我却
不阻擋，到底不許神父，說一句論告解的話。』工夫不大，神父就來了，這位神父，年紀已經高邁，是很有經歷的一位神師，神父進了死人的屋，到了死人床前，待了很大的工夫，一句話也沒有說，以後後死人，就問神父說：『神父如今想什麼？爲什麼，面帶憂愁的氣色，在這裡呆站呢？』神父答說：『若是你許我給你說，我就給你說，我如今想的是什麼，我如今想的就是，吁天主呀！再過片刻的工夫，爲這個死人，有多大的變更呢？他如今住的房屋，很華麗，很光亮，再過片刻，他就要入於黑暗的火坑裡去了。他如今，有他

的好妻子，及他的兒女們同奉，再過片刻，就要同那些被棄絕的，彼此相恨罵的人，在一齊了。他如今還有柔軟的床褥，再過片刻，就要被扔到地獄的火裡去了。『死人一聽神父的這幾句話，鉄石的硬心，忽然大動，遂就向神父說：『我願意同天主和好，願意得善死。』』

永遠二字，真如大雷一般，無論誰聽見，都心驚肉跳，所以到公審判的時候，衆人一聽見耶穌說：『可咒罵的人，往永火裡去吧！』『惡人往永苦裡去，善人入常生。』這兩句話，莫不顫驚害怕。

地獄是天主的公義，聖善，上智，所造的，說是天主的公義，造了地獄，因為若人死時，身帶大罪，固執於惡，不願悔改，他就該當受地獄的永苦，再不能出來，也不能悔改了，因為已經太晚了，說

是天主的聖善，造了地獄，因為天主，是無窮美善的，所以他最惱恨罪惡，他惱恨罪惡的情，是無窮大的，他從永遠就惱恨罪惡，且是以至永遠，還是惱恨罪惡，所以他該當造一個永遠的地獄，為罰罪惡，說是天主的明智造了地獄，因為世上的財貝光榮，常拉扯我們犯罪，我們的本性，原來向惡，又被這些財物光榮的拉扯，更是向惡，以致於光有暫罰，不足以嚇唬他，所以天主，該當造一個地獄，設若天主，沒有造一個地獄，世界准要變成個地獄，最出名的外教哲學士，布拉道也說，「我看看沒有比地獄的道理，更顯出天主的明智來的。」

▲第二節 天堂常生福樂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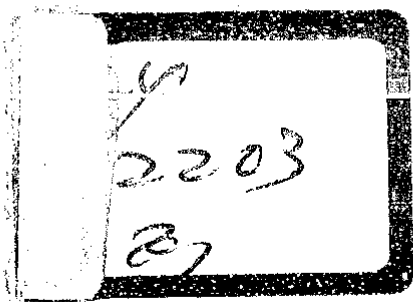
我們念我信常生這一句，意思是說的，我們信死後，靈魂不死不滅

，或升天堂，或下地獄，仍是永遠生活，到底我們在信經內，所念的我信常生，格外有升天享福的意思，凡是人死的時候，靈魂帶着寵愛，就升天享福，常生不死。嘻呀！說起天堂的福來，有口真是也說不來啊！聖奧斯定說：在天堂上沒有什麼？還容易說，到底在天堂上有什麼，可是說不來的，在天堂上，沒有死亡，沒有勞苦，沒有飢渴之患，沒有憂愁悲傷之事，到底在天堂上有什麼呢？聖經上說：『天主爲愛他的人，所預備的福樂，是人的眼，沒有見過的，人的耳，沒有聽過的，是人的心，想不到的。』天堂上最大的喜樂，是面對面的看見天主，同天主彼此的相愛，合成一個，我們在世，不錯也認識天主，到底不過是因着萬物，知道他美善的萬一。到底到那時候，我們是親眼看見他的美善，我們的靈魂，被他的

美善，全全充滿，如同沉在福樂的，大海大洋裡一樣，在天堂上，聖人們的聖身，都發光耀如同太陽，他們都彼此相愛相親，眼見天堂聖城的光麗，耳聽衆聖天神的聖歌，又有聖母，常在他們跟前，常能瞻仰他的美麗，又常同耶穌，共在一齊，見他那可親可愛的聖容。嚶呀！天堂上的聖人，該有多麼喜歡呢？是多麼有福的呢？教友！你無論是什麼人，你當常把你的心，舉到天堂上去，你願意美麗俊秀，到天堂上，你能發光同太陽，你盼望榮華富貴，到天堂上，你能得各樣的榮華，各樣的富貴，你想交接朋友，在天堂上，有無數的神聖，同你伴遊，總而言之，在天堂上，你心裡所願意，所盼望的，無不盡有，且是永遠能有，沒有失落的危險。從前英國國務大臣，多默毛祿，因爲不隨英皇，恩利各背教，就被押在監裡，

多默毛祿的妻子，同他閨女，往監裡去，求他不爲皇上的緣故，至少爲他們母女的緣故，隨着恩利各背教，多默毛祿問他妻子說：「你想我在世上，還能活幾年，」他妻子答說：「至少，還能活二十年，」他遂就向他妻子說：「就是還能活幾千年，也算不了什麼？所以我若用天堂永遠的福樂，換世上暫時的生命，不是昏愚至極了麼？」「噫呀！巴不得，世人營求天堂上的財貝，如同營求暫時的財貝，一樣用心，可惜可惜！連一半用心，還恐怕沒有，無論怎麼着，終究人是脫不了死，人死的好歹，全在他一生的好歹，人死的好歹永遠不能更改，或是永遠的天堂，或是永遠的地獄，光有這兩個地方，沒有第三個永遠的地方，所以我們當按信德行事，堅信信經內，所包含的道理，無論什麼光榮富貴，無論什麼苦難難爲，不當

搖動我們的信德，把我們的信德，要抱的結結實實，如同聖伯多祿魏勞納一樣。聖伯多祿魏勞納小的時候，他的叔父，是個邪教人，問他在學裡，學的什麼？伯多祿答說：學的宗徒信經，因為他這個時候，已經打下了信德的根基，所以日後，願意專務救自己的靈魂，就聖了神父，一輩子按着信德生活，末了又爲信德致了命，當他受刀刺之刑的時候，他還是說：『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得肋化成天地。』到末了死的時候，口中說不出話來，就用手指頭，沾着血寫，『我信云云』一句經，在德國某地方，一個墳墓上，有一座中時代的記念雕像，像是一個騎士，穿着盔，戴着甲，面容嚴肅，手中拿着一個冊本，上頭只寫着兩個字，就是『我信』教友，你只要全信天主的道理，到你死後，在你墳墓上，也能寫『我信』二字。



2/2203
(2)